三原縣新志

LIBRARY
SEP 2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S452
S357
1880
v.1

三原縣新志

[illegible]藏學古書院

光緒屠維單
閼陽月開雕

重修三原縣新志序

志者記也所以記一邑之土地人民而為政事之施焉然非文簡事覈本諸義理何以徵信傳遠示得失而昭炯戒原志凡四修自乾隆末迄今閱百年事蹟

闕如復遭兵燹文獻無徵迨久不爲將益放失此非宰斯邑與生斯邑者之責歟光緒戊寅余始蒞任即訪聞賀君復齋恪守程朱力崇正學親造清麓精舍一見契合因悉邑志舊有草創

遂敦請以成斯舉復延邑士詳加採訪而各富紳亦樂出貲助付梓鋟既竣余讀之竊見是書義法多散見各卷中君猶歉然未能如古之作者顧其詳略取舍皆非苟然其大者削寺觀屏

異端也著典禮崇正道也黜八
景斥附會也去雜文尚謹嚴也
凡有論述無非關於世教人心
學術治理之大而一裁以儒先
之旨至陸稼書所謂文廟位次
儀注詳在會典者自不宜入孟

瓶菴所謂載例監列封贈皆無
謂則又不得已之苦心為之變
通所以嚴其事而示之勸其用
意可謂勤矣抑余又有感焉三
原關輔名區舊稱富庶今則土
地荒蕪矣人民凋殘矣其見之

政事宜如何墾闢宜如何培養如何而厲廉節如何而興禮讓士如何重道德農如何返湻朴此余之所大懼也而謂可終不如昔日之三原我邑之人亦得毋覩前哲之經綸慨然有建樹

之思覽名流之著述勃然起修明之志觀忠孝節義之挺生接跡穆然慨晚近之俗而想虞夏之風並念純儒修士聲銷響寂豪傑自待無文猶興奮然刺祿之途脫然文詞之場使三原之

學復明於世斯亦土地之光人民之幸而政事之實效也又豈非君之本心乎世稱闕中多名志武功朝邑有良史才古今人及不及未可知審如是是志也亦不為虛作矣庚辰季夏於陵

焦雲龍雨田甫謹序

三原縣新志修纂姓氏

重修

賜進士出身同知銜己卯科同考官知三原縣事長山焦雲龍

編纂

欽加國學正銜恩貢生邑人賀瑞麟

參訂

藍翎三原縣教諭廩貢延川曹鍾英

欽加內閣中書銜三原縣訓導恩貢綏德州張嗣祖

校閱

延川縣訓導邑舉人李煒

候選訓導貢生白趙玉

候選教諭舉人仇孝愉

候選知縣舉人張集慶

採訪

附貢生[illegible]兆清

歲貢生毛亞萇

舉人侯貞一

廩膳生任文源

廩膳生劉承運

增貢生李敬先

增貢生李蘊華

附貢生昝基善

生員段舒錦

生員靳　浩

生員楊鳳坪

生員郝維修

生員郭灝

從九品楊濤

監刻

附貢生白趙珖

捐貲

湖北試用知府劉昇之

候選同知副貢郭瑨

刑部廣東司郎中胡礪鋒

候選郎中胡堉

知府銜分發河南補用同知李彭

翰林院待詔銜劉昌復

同知銜候選訓導廩貢生張樾

山西候補道劉賡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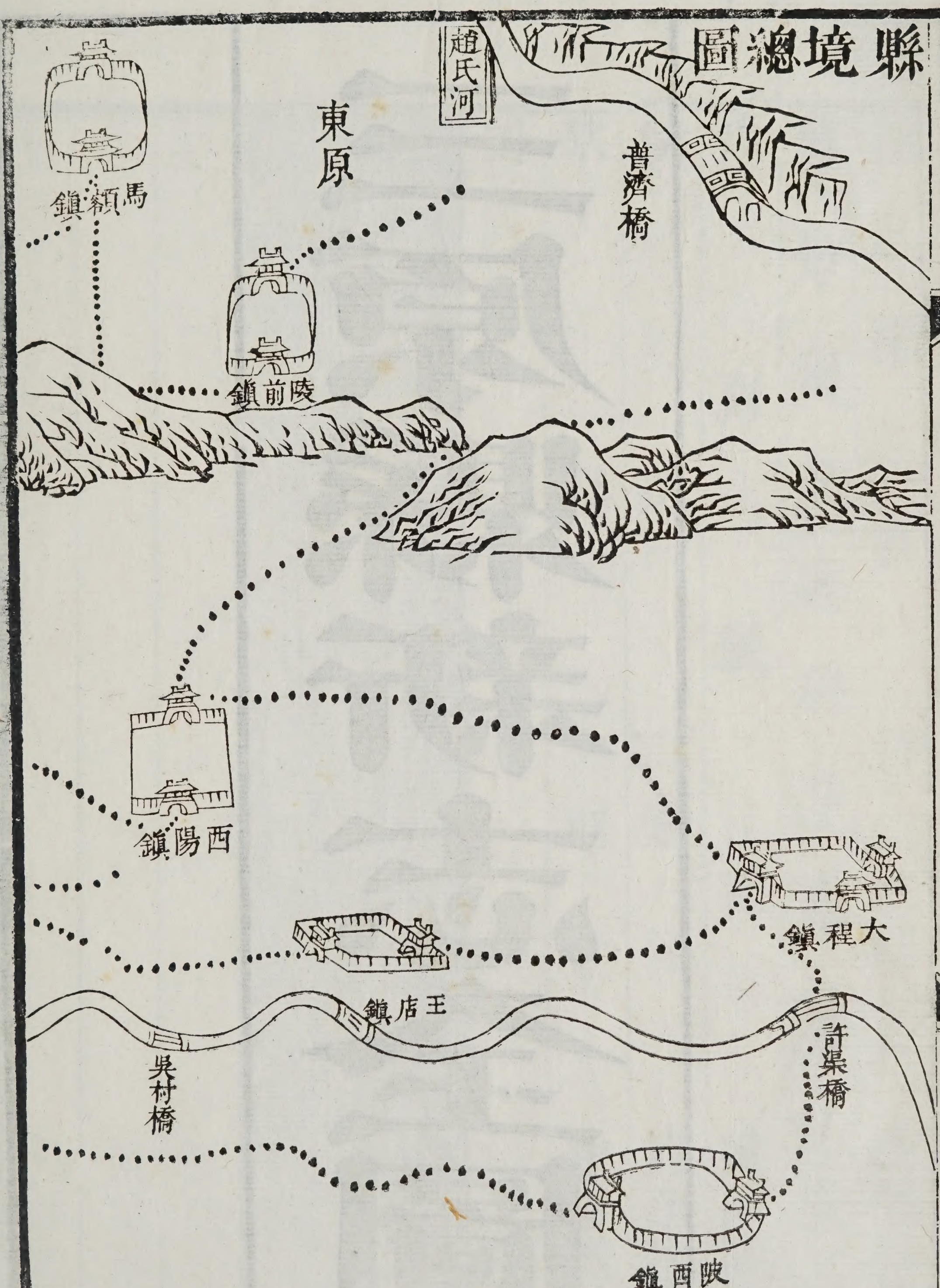
候選知府李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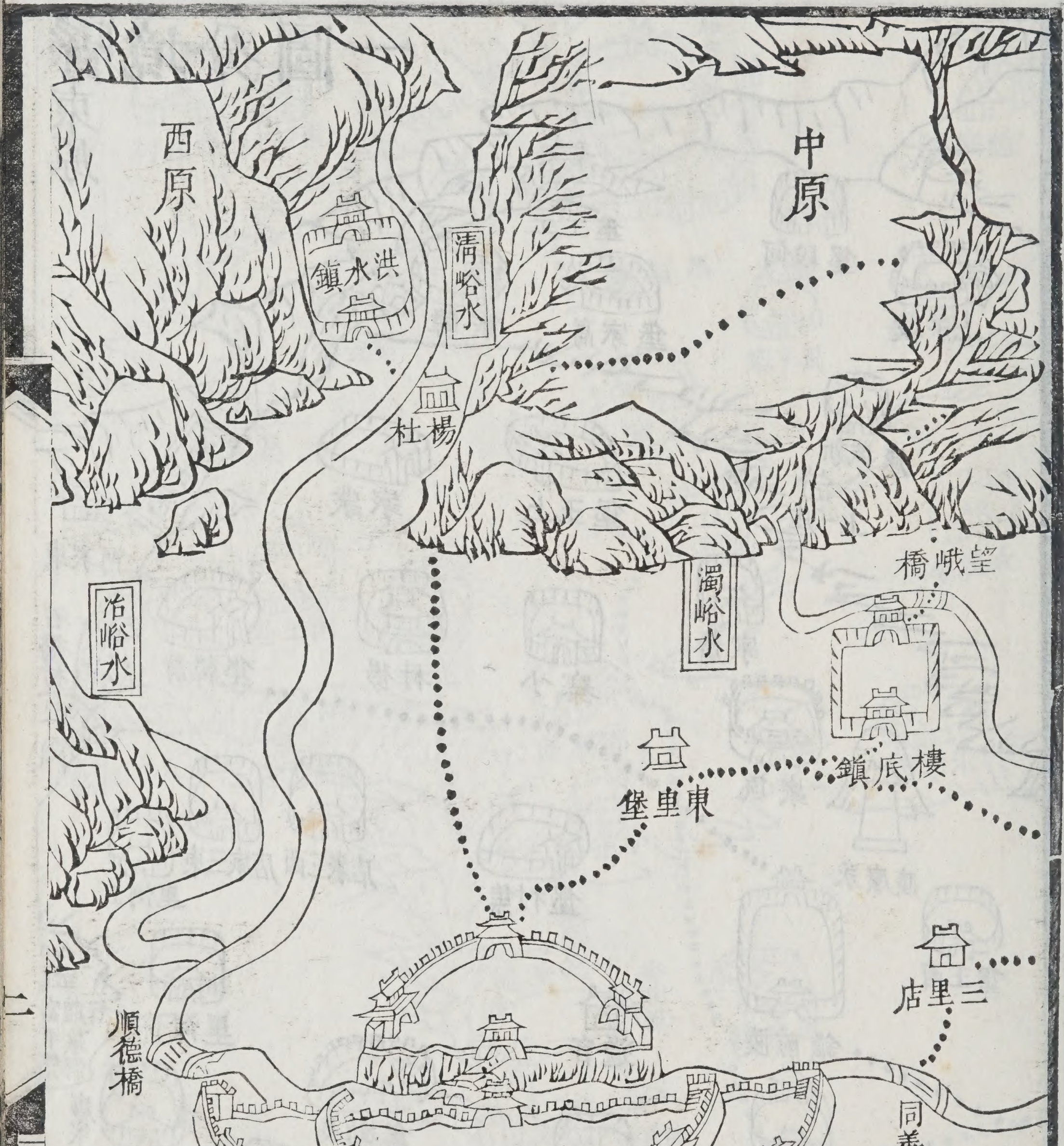
欽賜郎中李繼善

劉九愼堂

三原縣新志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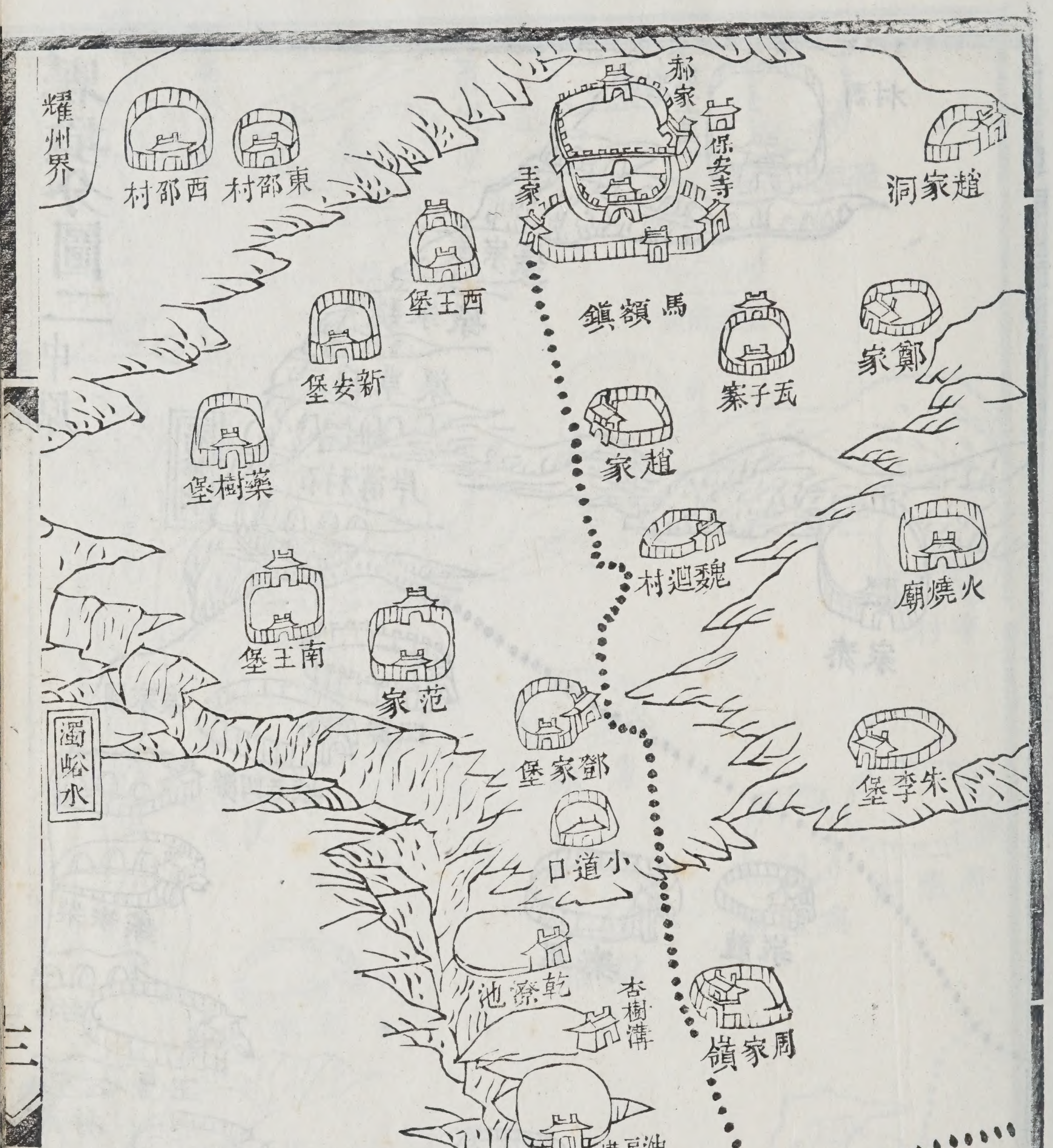
縣境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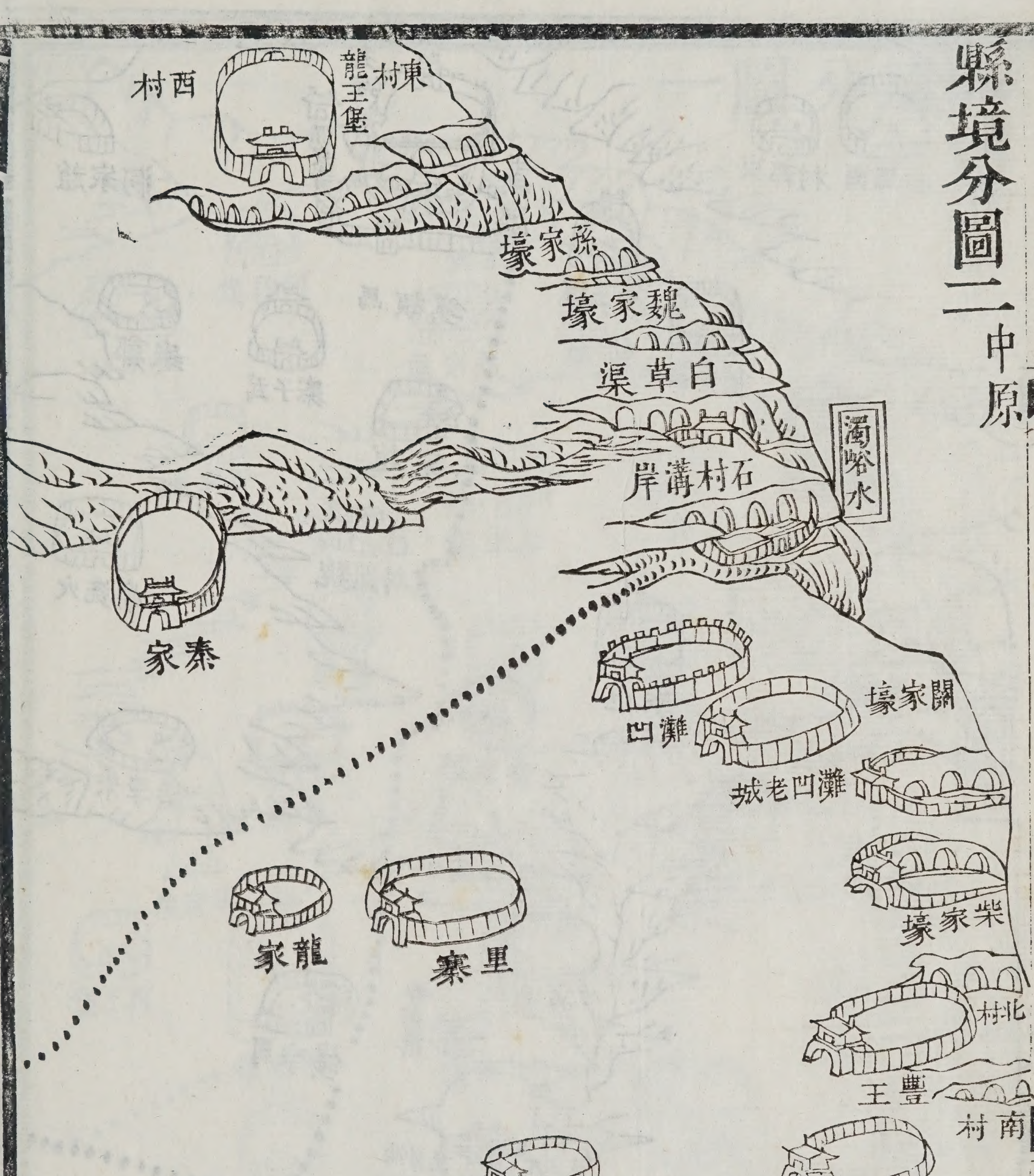

西原
中原
洪水鎮
清峪水
楊杜
濁峪水
望峨橋
樓底鎮
東里堡
冶峪水
三里店
順德橋
同善橋
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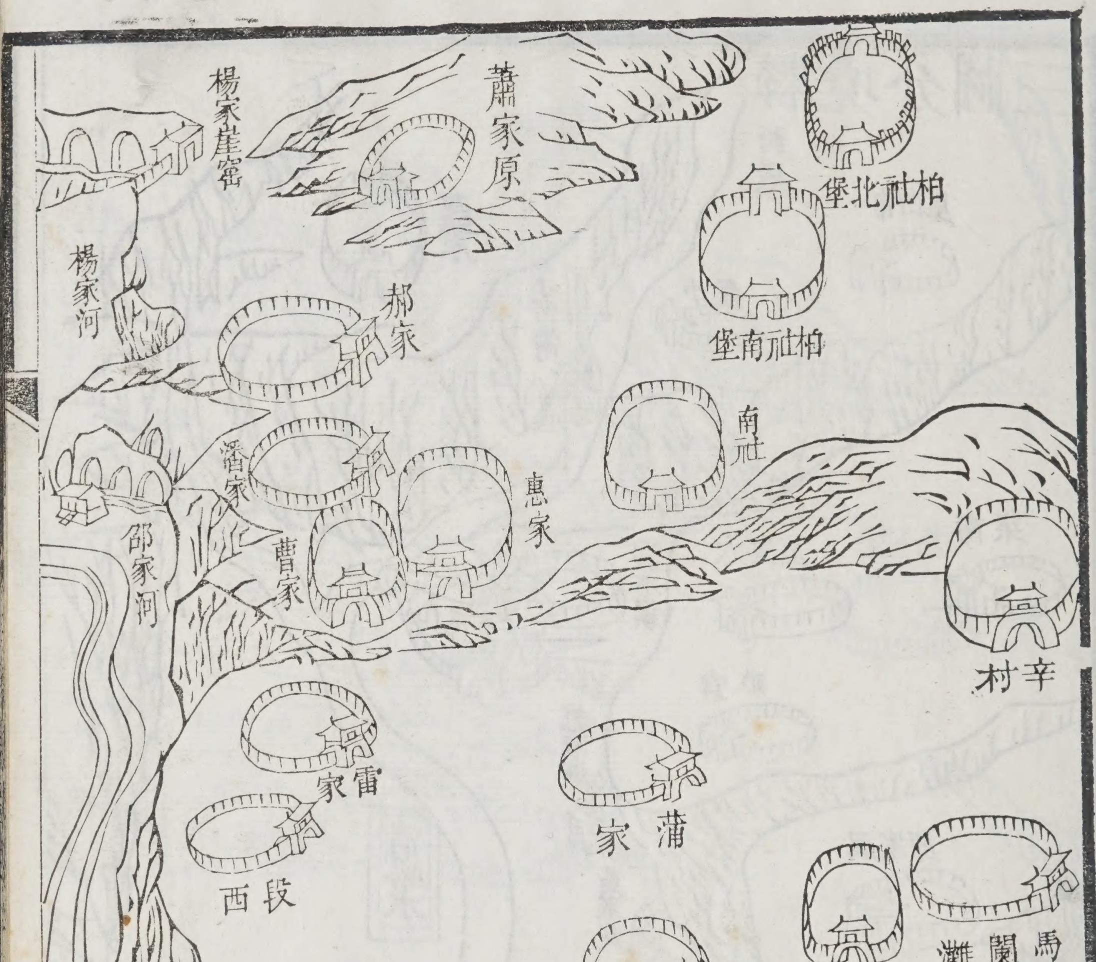
縣境分圖一

東原
何段堡
工王堡
坡子上
高家堡
韓家
新城康
庄子上
上王堡
棠家
趙氏原
東家河
石橋村
蕭家
小寨
楊村
薄韓堡
侯家
永康陵
集村堡
西三家店
東三家店
上河里
西王堡
陵前鎮
官道
下河里
富平界
趙家洞
長坳堡
唐家
大寨
涿村
溝南村
城溝南
謝方村
涿村原
郡里楊
補樹坡
村家窨
山西莊
太和堡
鉄家莊
老虎溝
荊原堡


耀州界
西部村
東部村
郝家
保安寺
王家
趙家洞
西王堡
馬額鎮
新安堡
瓦子寨
鄭家
藥樹堡
趙家
魏迴村
火燒廟
南王堡
范家
濁峪水
鄧家堡
朱李堡
小道口
乾濟池
杏樹溝
周家嶺
油房溝
曹村凹
雙槐樹
墩台溝

縣境分圖二


西村
東村
龍王堡
孫家壕
魏家壕
白草渠
石村溝岸
濁峪水
秦家
關家壕
灘凹
灘凹老城
柴家壕
北村
豐王
南村
龍家
里寨
焦家
寅王
翟家
滑家坳
郝國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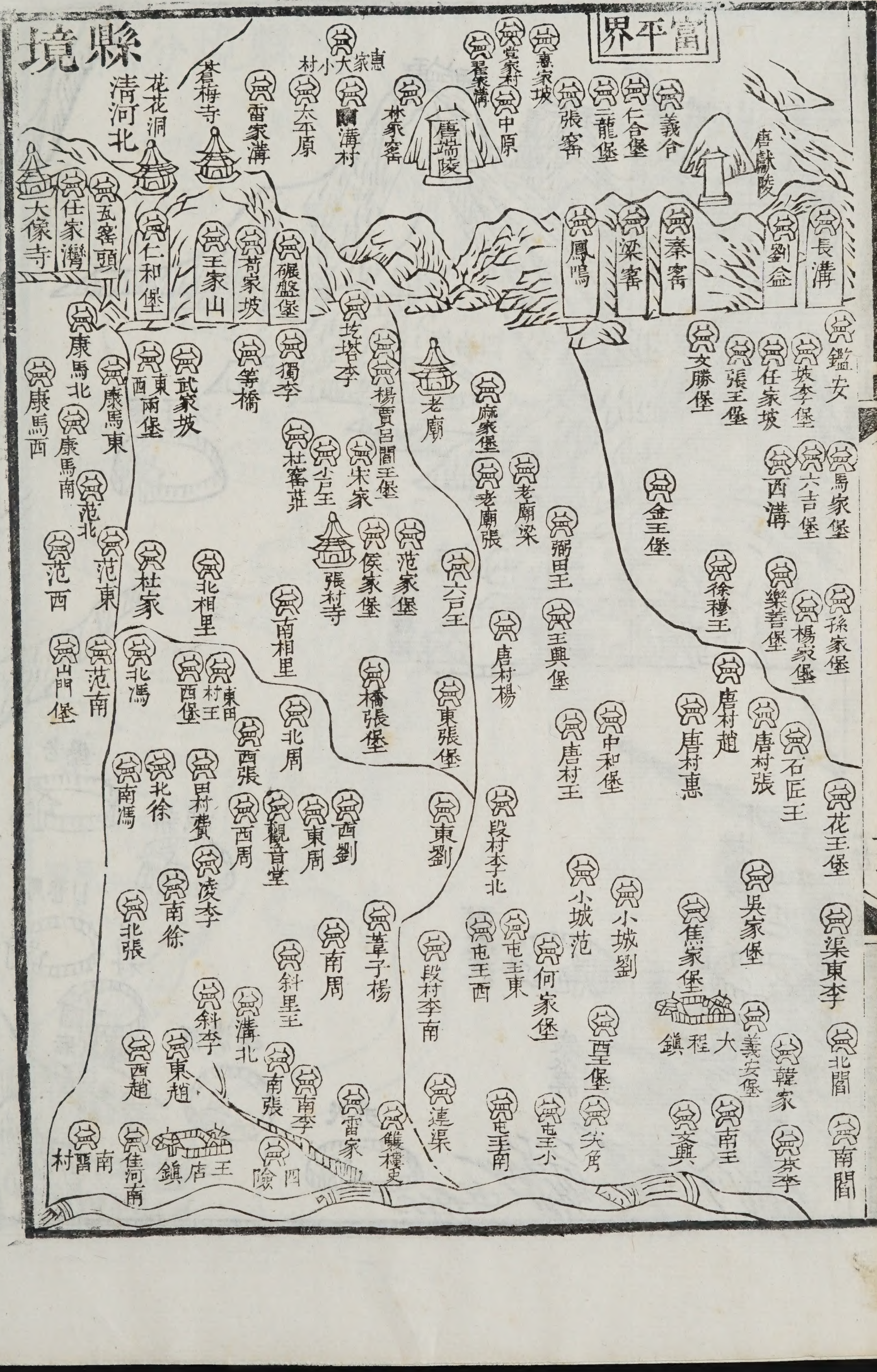


楊家崖窩
蕭家原
柏社北堡
楊家河
郝家
柏社南堡
南社
潘家
惠家
邵家河
曹家
辛村
雷家
蒲家
段西
馬蘭灘
興隆莊
段東
胡家
清峪水
胡家溝
馬家
楊杜坡
轆轤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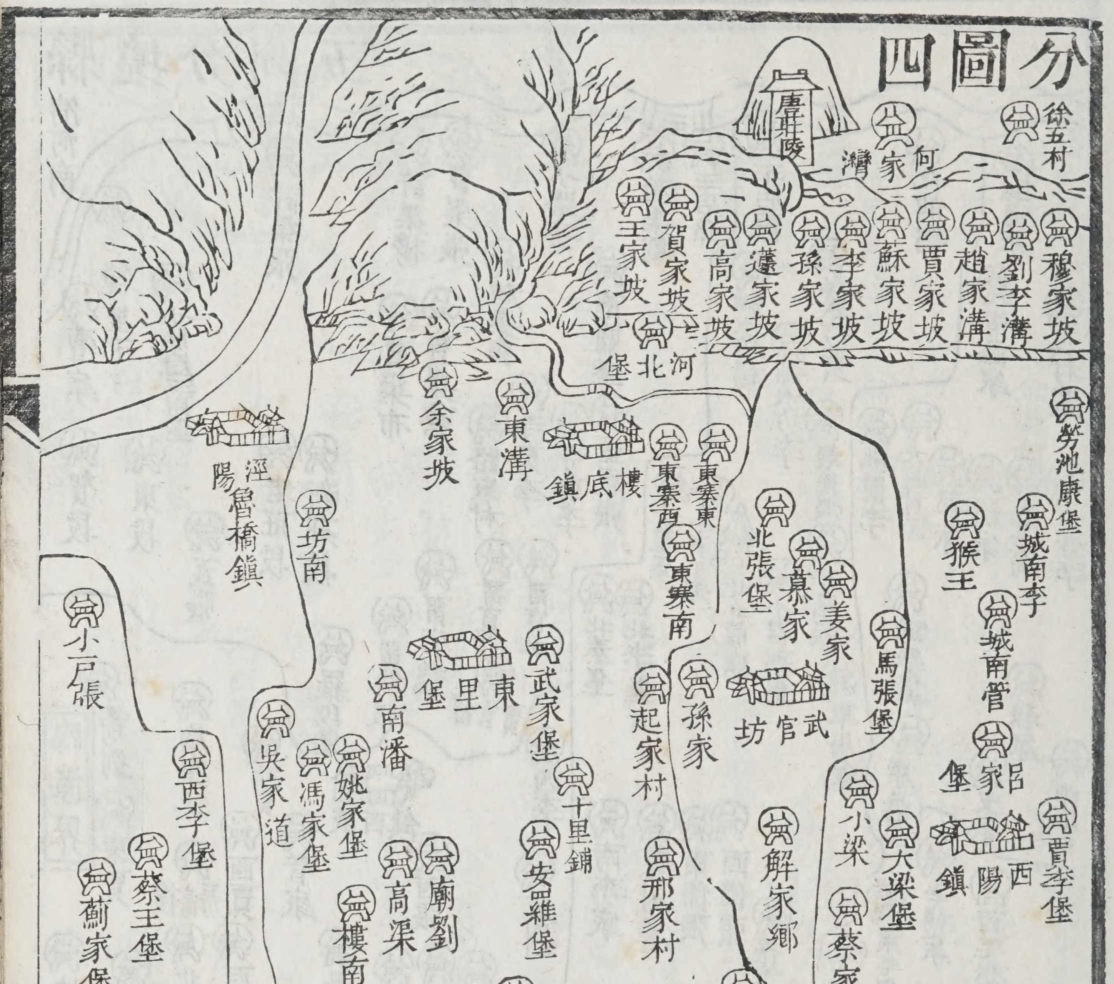
縣境分圖三

西原
南凹里
小槃
小河溝
南渠
大寨原
洪水鎮
官莊
趙家坡
屈家原
黃家坡
西廟
屈家堡
史家村
溝灣
成家村
清峪水
馮村
楊杜村
樊家河
岳家堡
張家堡
邢家堡

五



縣境
富平界
唐獻陵
唐端陵
清河北
花花洞
蒼梅寺
雷家溝
太平原
林家窰
張窰
義合
仁合堡
二龍堡
大像寺
任家灣
五窰頭
仁和堡
王家山
苟家坡
碾盤堡
鳳鳴
梁窰
秦窰
劉畚
長溝
康馬北
康馬西
康馬東
康馬南
東兩堡
武家坡
等橋
獨李
老廟
杜窰莊
宋家
老廟張
老廟梁
金王堡
文勝堡
張王堡
任家坡
鎰安
西溝
六吉堡
馬家堡
范北
范西
范東
杜家
北相里
張村寺
侯家堡
范家堡
南相里
唐村楊
王興堡
徐穆王
樂善堡
孫家堡
楊家堡
山門堡
范南
北馮
西堡
橋張堡
東張堡
北周
西張
唐村趙
唐村惠
唐村張
石匠王
中和堡
唐村王
南馮
北徐
西周
西劉
東周
觀音堂
東劉
段村李北
花王堡
北張
南徐
凌李
南周
段村李南
屯王東
屯王西
小城范
小城劉
何家堡
焦家堡
吳家堡
渠東李
大程鎮
斜李
斜里王
溝北
西趙
東趙
南村
佳河南
王店鎮
南張
雷家
連渠
屯王南
義安堡
韓家
北閻
南王
南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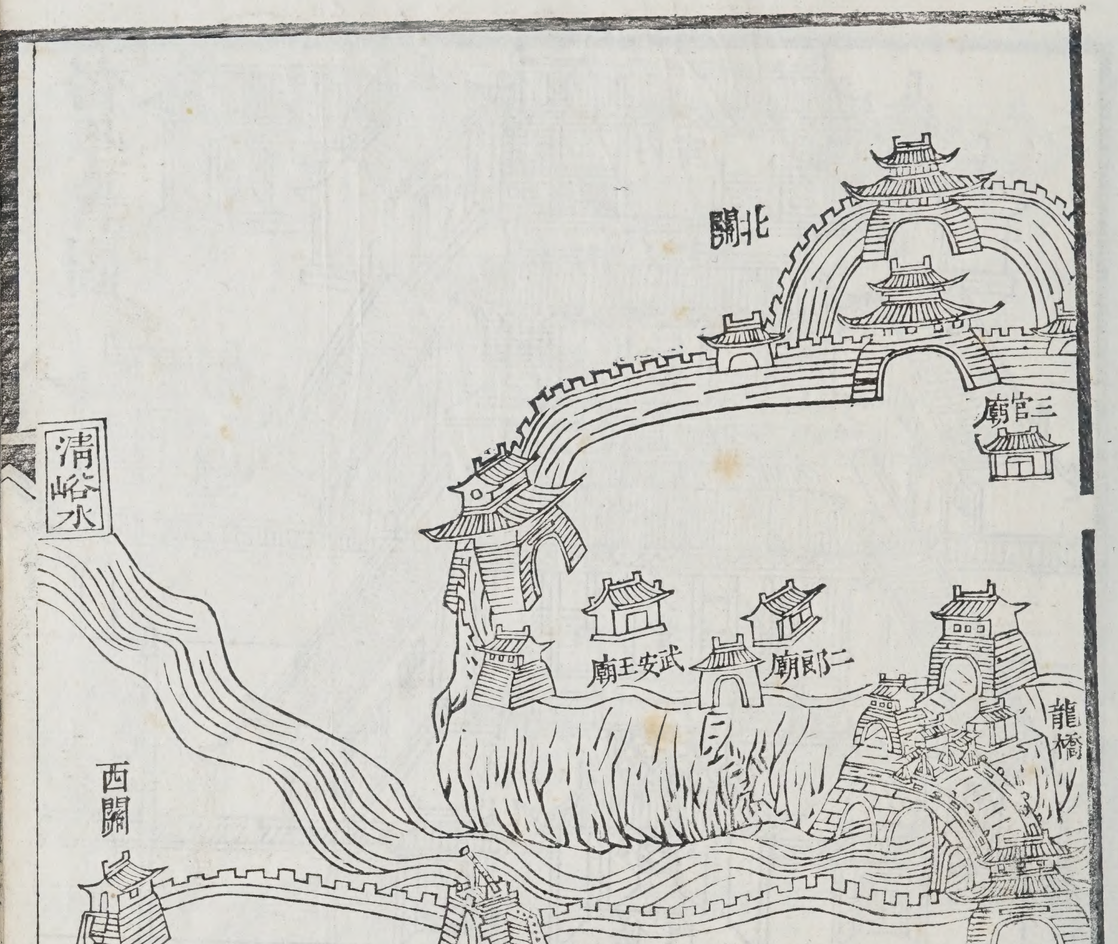

分圖四
徐五村
何家灣
穆家坡
劉李溝
趙家溝
賈家坡
蘇家坡
李家坡
孫家坡
邊家坡
高家坡
賀家坡
王家坡
河北堡
余家坡
東溝
樓底鎮
東寨東
東寨西
東寨南
涇陽魯橋鎮
南坊
勞池康堡
城南李
猴王
北張堡
慕家
姜家
城南管
馬張堡
呂家堡
西陽鎮
賈李堡
小尸張
東里堡
南潘
武家堡
起家村
孫家
武官坊
吳家道
馮家堡
姚家堡
西李堡
十里鋪
安維堡
廟劉
高渠
樓南村
解家鄉
邢家村
小梁
大梁堡
蔡家
蔡王堡
薊家堡
屯王堡
上馬堡
西任村
喬家莊
上王堡
兵里坊
土官村
花園堡
寇家堡
舊縣廟
線馬堡
豐亨堡
辛官衛
崇仁堡
雒家堡
治城
西劉堡
湛劉堡
小李村
三里店
八里店
南田曹
大堰張
康家堡
杜家堡
陳家堡
任王堡

縣境分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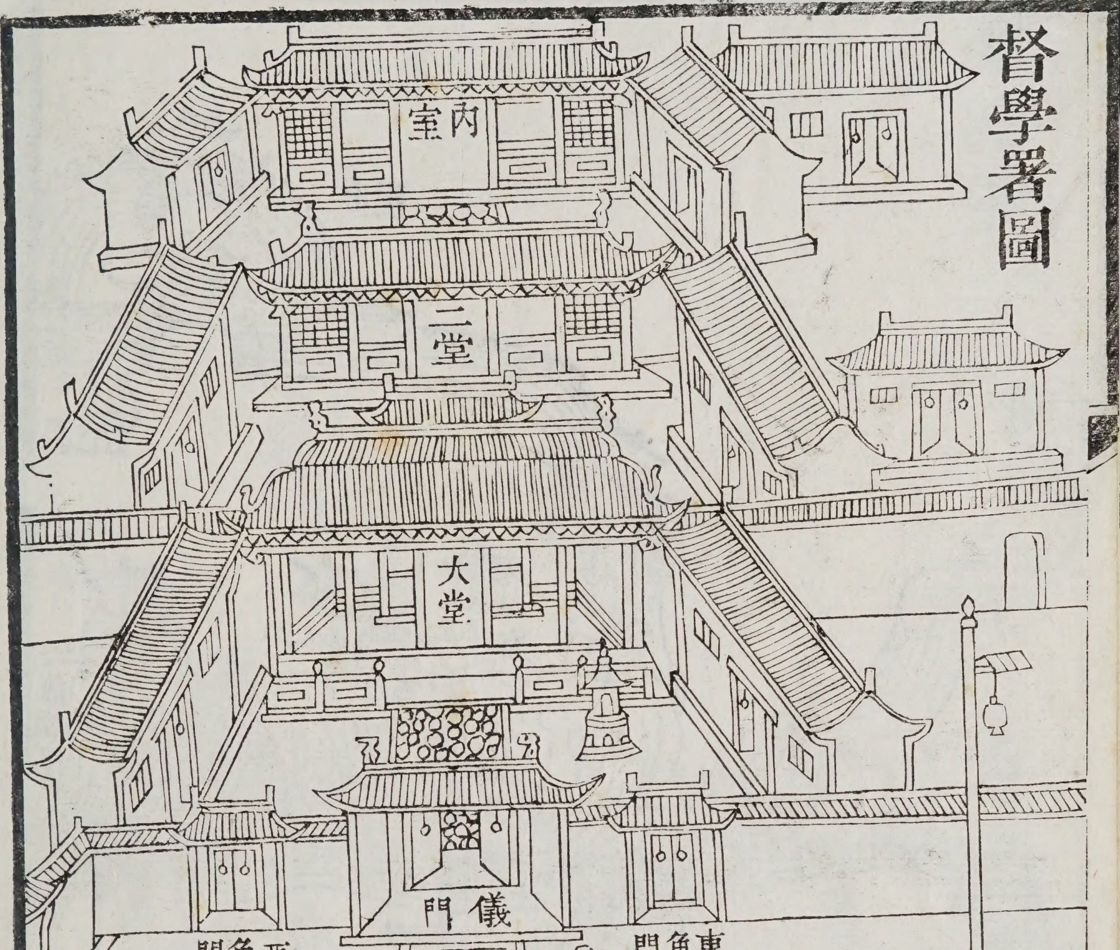
清河南
臨潼界
陵界
高陵界
許渠張
許渠橋
曹渠張
趙渠張
曹渠布
曹渠蔡
小路孫
王店孫
趙渠劉
王店蘇
化仙郭
北溫家
南溫家
吳村蓋
神水坊楊
神水坊黃
神水坊李
南關堡
壺瓶張
寺前李
寺東李
路家村
老莊段
新莊段
東段
賀段
瓦張
曹家
灣里王
桃園李
大趙村王
郝家
郗家
大其高
小壺李
井見張
武家堡
康吳村
軍馬堡
北五龍廟
小召郭堡
北秦堡
北李堡
西李
皮劉
南李家
東佛張
西佛張
綠家
師家申
支家
辛楊家
西毛堡
東毛堡
灣趙堡
南五龍廟
曹自家
廟東王
北里村任
街子孫
街子郭
麗家
邸家堡
楊輔村渠
楊輔村段
小戶王
灘里堡
景王
西張
管家
北賈
西賈
東賈
廟東王
西鄧
北鄧
東鄧
油房楊
橋見高
橋見白
橋見楊
橋見李
金湯
張而冊
木趙東
木趙西
官村任
官村劉
下灘高
下灘楊
南任堡
小戶張堡
蜂王
雁張
西王
南秦堡
廟張北
桂劉堡
郇陽北
郇陽東
郇陽南
屯里楊
屯里白
原羅堡
吳鄭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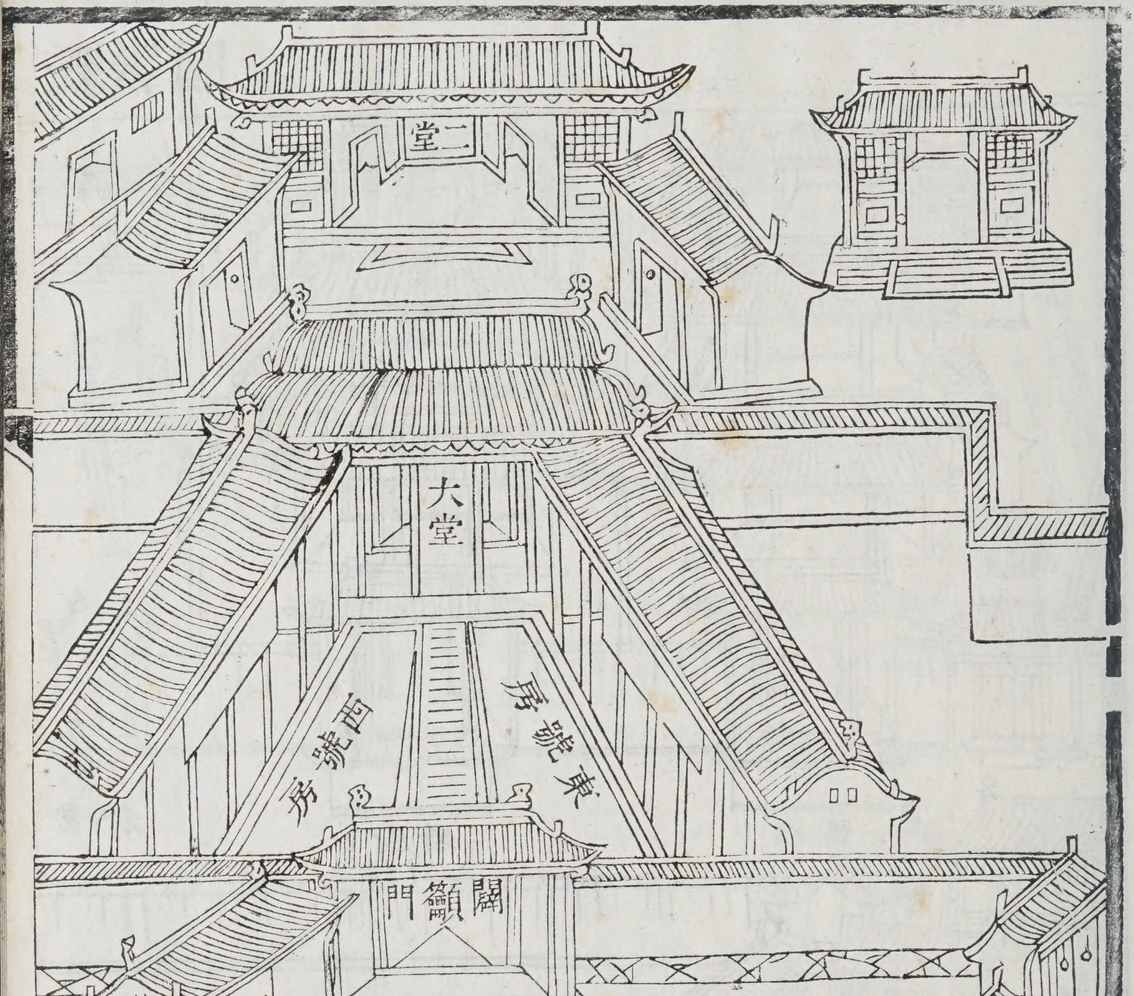
治城
帶河堡
西鑑
焦家橋
北秦
西秦
西陵郭
申家堡
丁留村北
丁留村南
腰寨堡
西寨子
聶家寨
工王堡
三教李五里
河漕
漕渠寨
青東方廟
高渠王
蕭家莊
羅李堡
王生堡
老李堡
馮花園
高陵李
綿張
名林堡
鐵王家
焦馬村朱
西焦馬
東焦馬
楊家
崔家莊
鍾家
秦園趙
呂黃家
北灣子
對李家
何家莊
八里焦
新莊王
斗楊家
高渠趙
湯官寨
山西莊
酒李堡
中王堡
桃李村
木塔
馬尾高
周家堡
木塔崔
張黃寨
孟家
西張
宋家
路家
吳村李
圪塔雷
惠家
風桓高
金湯何
堡
馮其呂
雷孫三
喬家
田家
上宋家
楊家莊
吉兒秦
雁北原堡
下宋家
蔡家
新莊薛
趙家莊
余家寨
桃李村
張白堡
新莊村
楊何村
高陵界

城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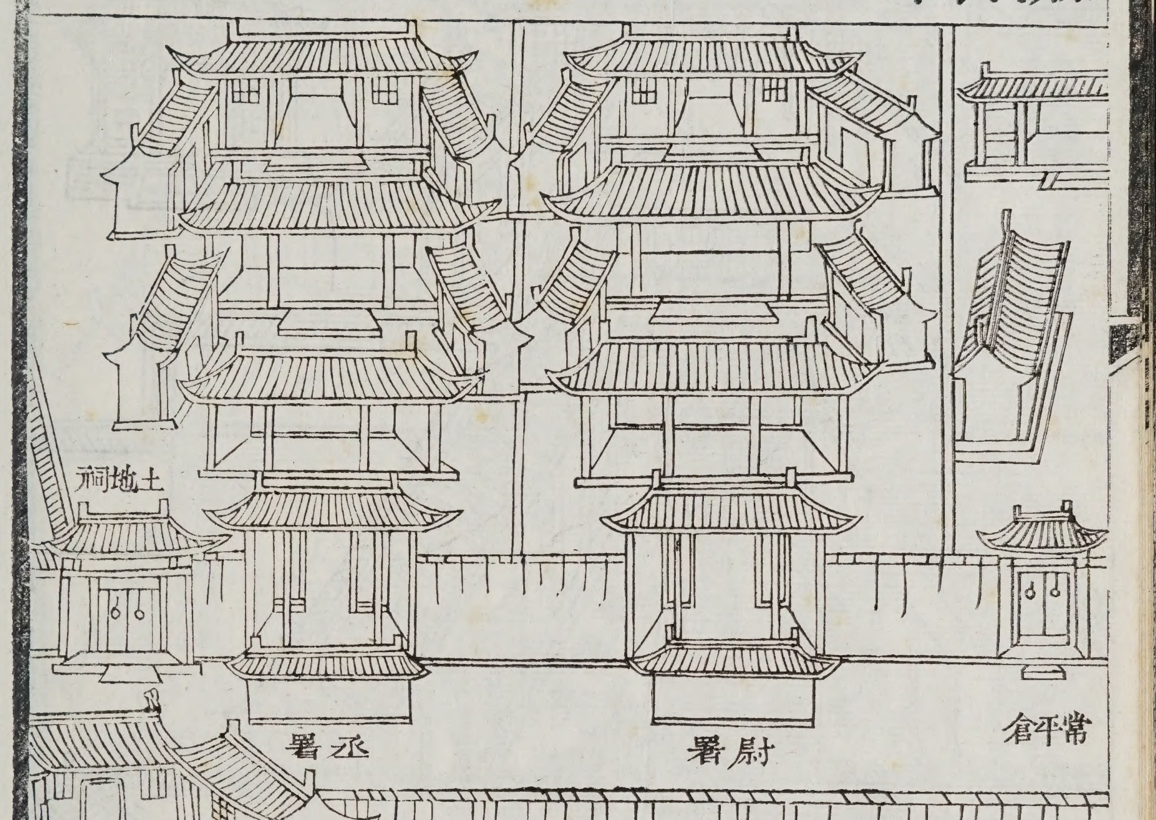

北關
三官廟
清峪水
武安王廟
二郎廟
龍橋
西關
學古書院
鐘樓
督學署
白渠
南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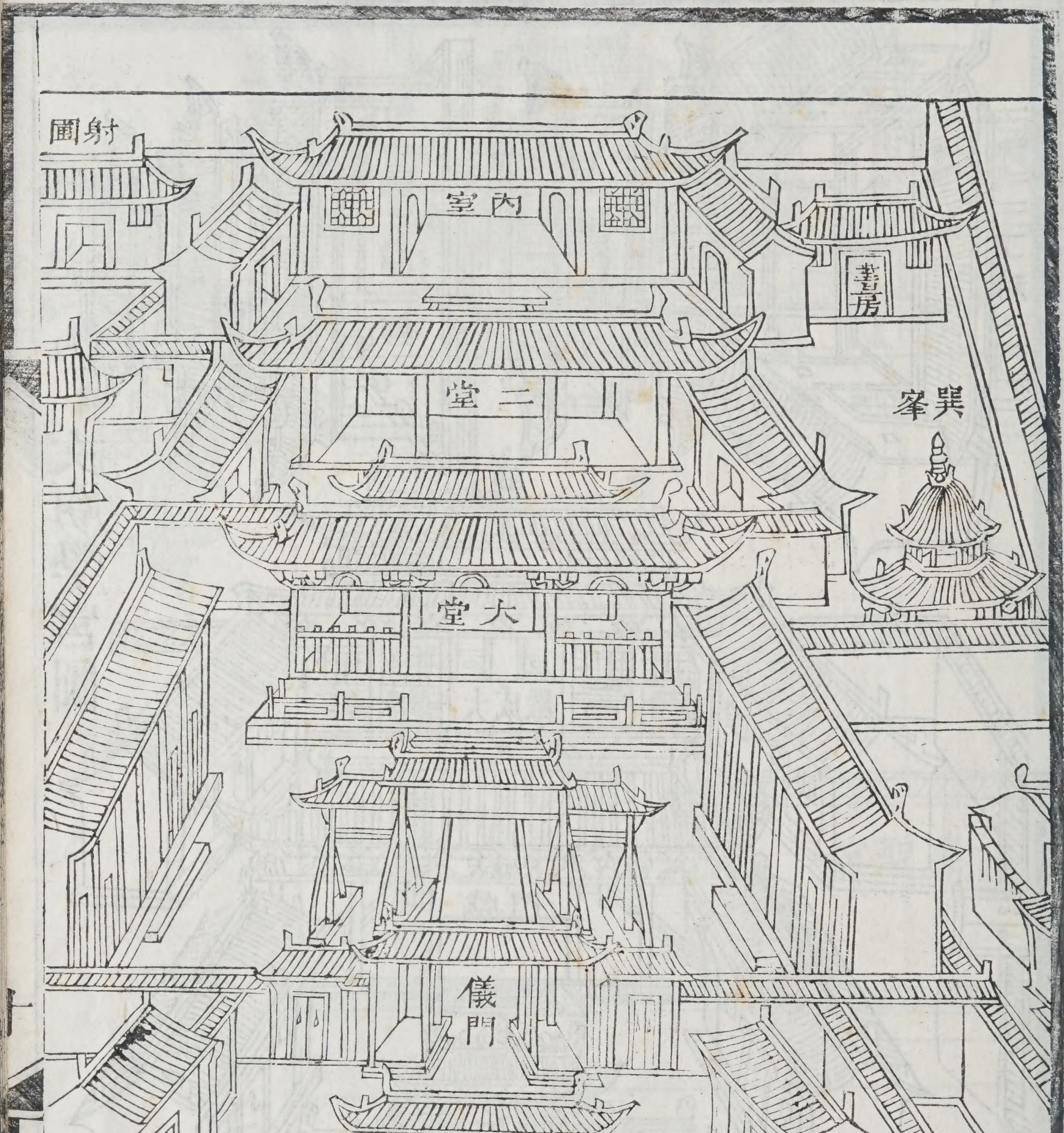
督學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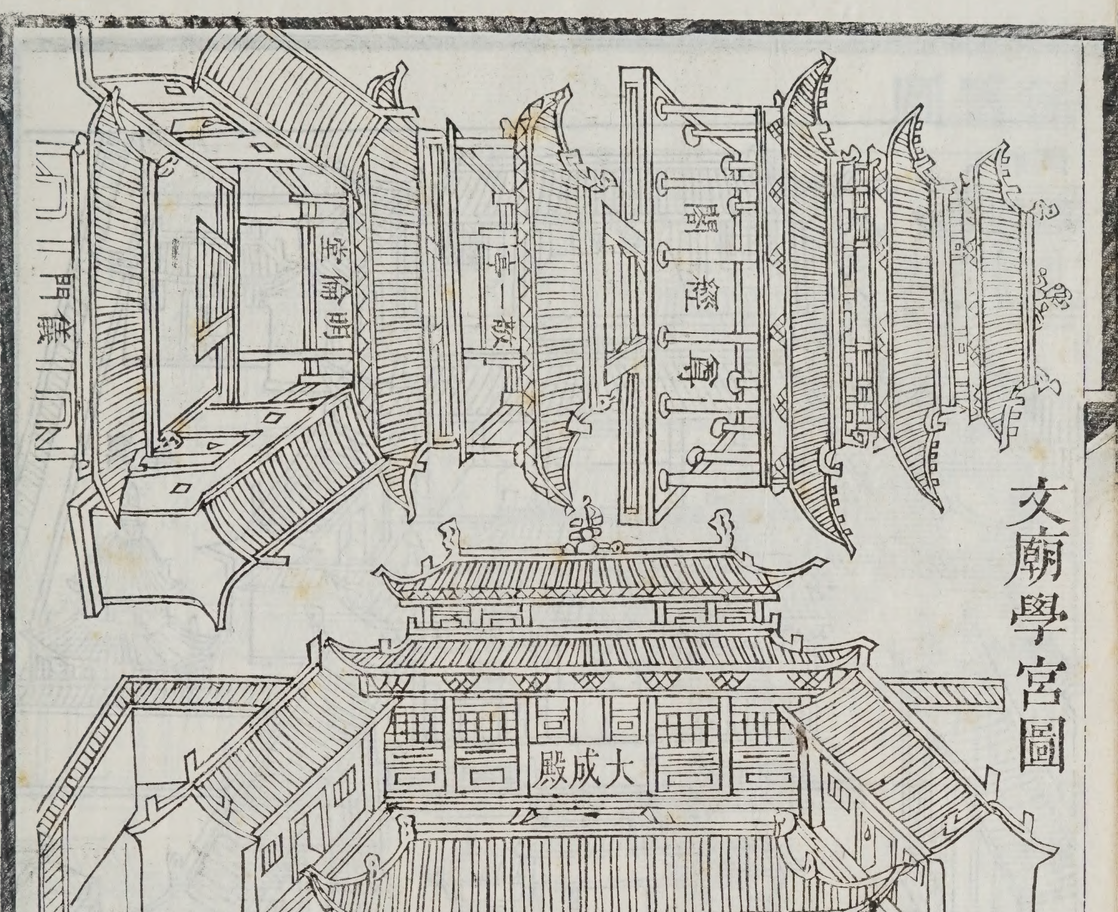

二堂
大堂
東號房
西號房
關籲門
貢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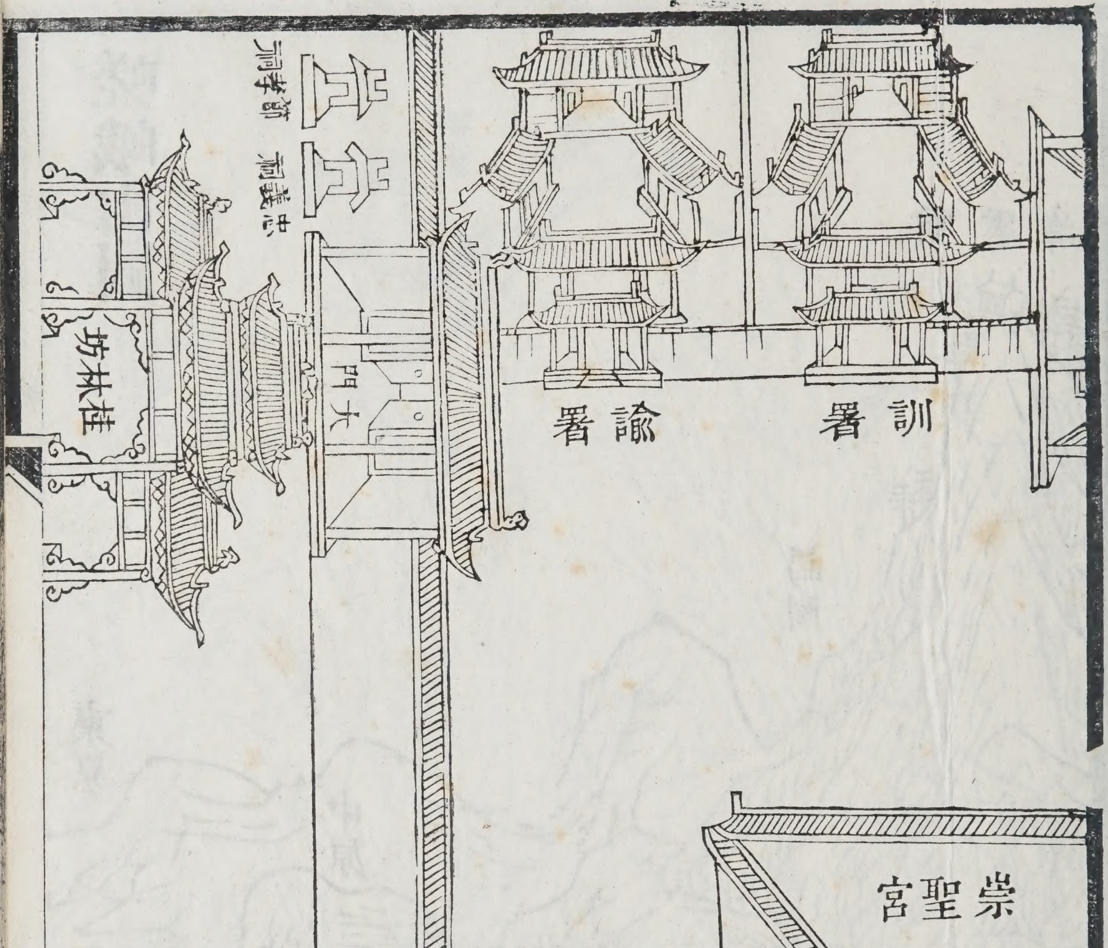
縣署圖




射圃
內室
書房
二堂
巽峯
大堂
儀門
大門
照壁

文廟學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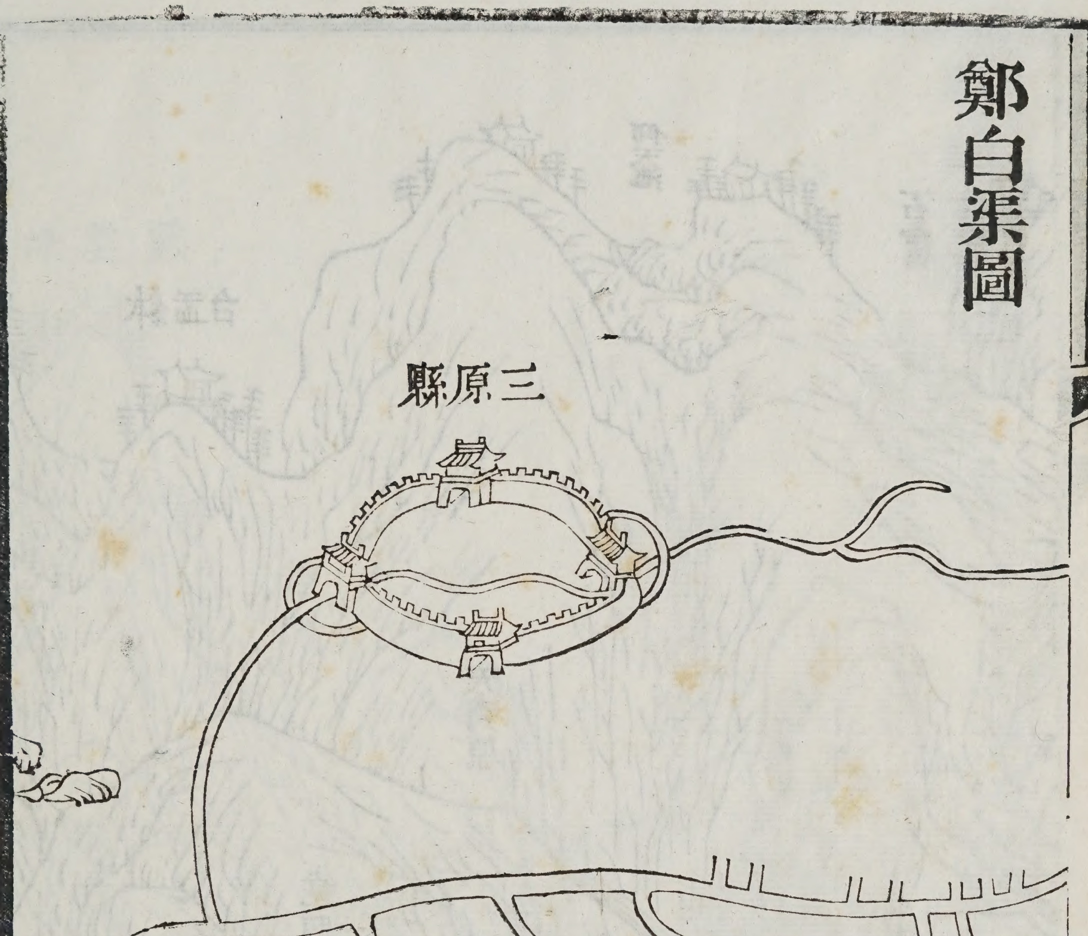


節孝祠
忠義祠
桂林坊
大門
諭署
訓署
崇聖宮
彰德祠

嵯峨山圖

石窟
仰天池
鉢盂台
天齊原
堯門
西原
崇陵
汾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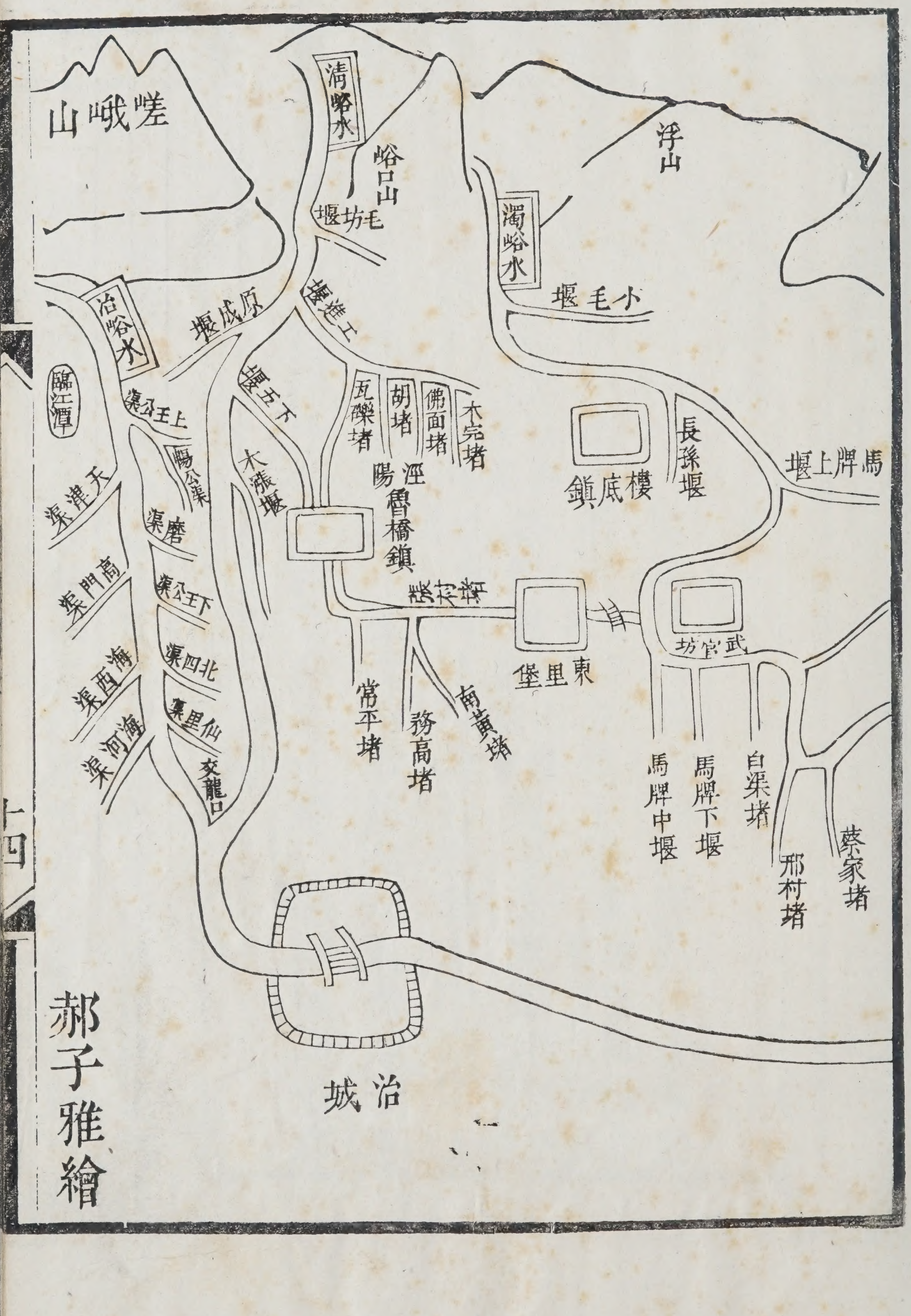
鄭白渠圖



弔兒嘴
瓊珠洞

清濁二峪渠圖

獻陵
端陵
太甯宮
白馬池
薦福堰
潤陵堵
下柿園堵
上柿園堵
十三合
四戶
瓜兒堵
小王下堵
小王上堵
耿王下堵
耿王中堵
耿王上堵
通元下堵
通元上堵
翟家堵
翟家堰
小穆王堵
大穆王堵
西陽鎮
大程鎮


嵯峨山
清峪水
峪口山
毛坊堰
浮山
濁峪水
小毛堰
冶峪水
原成堰
上進堰
臨江潭
上王公渠
下五堰
楊公渠
天津渠
磨渠
木漲堰
高門渠
下王公渠
北四渠
海西渠
仙里渠
海河渠
交龍口
瓦礫堵
胡堵
佛面堵
木完堵
涇陽魯橋鎮
樓底鎮
長孫堰
馬牌上堰
東里堡
武官坊
常平堵
務高堵
南黃堵
馬牌中堰
馬牌下堰
白渠堵
邢村堵
蔡家堵
治城
郝子雅繪

縣志正誤摹印既成仍查有訛就板刊補復作正誤一紙使覽者無疑焉

卷六上忠烈王襄傳邑令二句作襄事上蒙　給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恩騎尉世襲罔替　卷六中孝義劉映蓮傳款下子作孫　卷七進士李彥珂單縣知縣丙辰科無任從律七字削宋士楷係乙丑舉人房起紫陽訓導魏搢儒直隸候補知縣貢生史致澐拔貢刑部員外郎　王錫祉廩貢誤入削捐職李作元開州吏目恩蔭王畿輔廩貢以父襲雲騎尉世職　粱重庠生以父維先襲雲騎尉世職　補遺又補進士雍正庚戌科慕泰生乾隆己未科慕豫生

三原縣新志目

地理一
建置二
田賦三
祠祀四
官師五
人物六
選舉七
雜記八

夫聖王之治在德不在險然居民必先度地苟不因其土宜則何以通欲而達志此地理宜首志也界畫既定然後城郭官府以次作焉故繼之以建置有建置斯有政事政

事之大在民與神然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故田賦次之祠祀又次之祠祀首聖廟崇聖教也聖教崇學校可興風俗可正斯二者附見焉顧所以興學正俗期不至慢神而虐民者官師也故次官師官師得人則賢才出亦邑之光地之靈也故人物亦即次之選舉非人物乎制科行而選舉自爲一途故更次之志如是其足徵乎而恐未備也乃以雜記終焉凡八篇

三原縣新志卷之一

知縣焦雲龍重修　邑人賀瑞麟編纂

地理志第一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其封域皆有分星史記天官書東井輿鬼雍州原特微壤耳其應天文已細且歷象幽邈難稽舊志載之今不著若夫地理則有沿革可考疆域可辨形勝可陳與夫山原水泉之流峙古蹟陵墓之留遺固職方氏所必詳也因次紀之

三原地理在古無考說者謂黃帝鑄鼎荊山在其境內荊山在今富平界禹貢蔡注荊山在今富平掘陵原而鑄鼎事亦荒唐不足信史記封禪書黃帝鑄鼎鼎既成騎龍上天詩大雅整居焦穫朱傳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今在燿州三原縣據此則縣爲周之焦穫無疑秦改湯社

史記作蕩社爲縣隸內史郡湯社一名湯杜史記徐廣注云湯邑在杜縣之界又曰京兆杜縣有亳亭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長安志謂杜今長安界馬谿田謂湯孫亳王所居今里曰碭杜蓋訛耳漢置池陽縣在池水之陽故名劉紹攽池陽考云水經注渭城縣有蘭池宮三秦記始皇引渭水爲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亦曰蘭池陂二說皆云池在渭城渭城者咸陽也秦時渭水貫都引爲蘭池其距咸陽當不甚遠則蘭池在畢原之下無可疑者縣又在北故曰池陽爾　按關中記高陵北有畢原秦謂之池陽原後隸左馮翊後漢仍之通志武帝太初元年更秦內史郡爲司隸郡分置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魏晉隸扶風郡以縣爲郡治後秦苻堅於巀嶭山北置三原護軍縣名始此北魏乃罷護軍置三原縣屬北地郡北周改縣爲建忠郡後郡廢仍復縣隸馮翊郡隋以縣屬雍州又改州爲京兆郡屬之唐徙治清水谷南故任城改池陽縣又移故所改華池縣仍分置三原縣隸北泉州貞觀元年廢三原縣改華池爲三原隸雍州又以雲陽涇陽醴泉三原置泉州州廢三

原還屬雍州唐末李茂貞據鳳翔有耀州縣屬之梁改耀州爲崇州後唐復爲耀州亦皆屬之宋升耀州爲感義軍又改感德軍復置州乃以縣隸永興軍路今西安建炎四年沒於金金隸陝西京兆府路元改耀州爲輝州以同官富平三原三縣屬之隸陝西奉元路至元二十四年徙三原縣於龍橋鎮今縣治也明洪武二年改奉元路爲西安府復輝州爲耀州仍領三縣宏治三年本縣唐村里民王海以賦役文移稽遲不便赴京陳請改隸西安府　國朝因之治凡三十里此歷代沿革之大凡也疆域則唐以前倘險自會昌元年析高陵之清平鄉以奉莊陵廣四十八里袤五十三里前臨西安後倚耀州左接高陵右連涇陽通志縣治在府北九十里東至臨潼縣界四十里西至涇陽縣界八里南至涇陽縣界八里北過趙氏河微東至富平縣界五十五里正北偏西至韓家村耀州界五十里東南至高陵縣界二十里西南至涇陽縣界八里東北至富平縣界三十里

西北至湻化縣界五十里北至耀州治八十里東南至高陵縣治三十五里西南至涇陽縣治三十里東北至富平縣治六十里西北至湻化縣治九十里規模宏遠矣若夫南據涇渭北倚嵯峨仲山拱於西清河環於東原隰一望繡壤相錯河渠溉潤土地靈秀蓋古形勝之區關中之上郡也然則莅茲土者宜何如成庶富教之業產於其地者又可不厲志正學接踵前賢為山川生色哉

山川

嵯峨山在縣西北四十里一名巀嶭又名慈峨史記司馬相如傳注巀嶭在池陽縣北漢書上林賦注巀嶭山即今嵯峨山在三原縣西水經注鄭渠故瀆東逕巀嶭山南雍勝略山在天齊高原之上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皆在目前西南屬涇陽西北屬湻化東北屬三原山上有雲必雨常以為候明志山分三面秀拔蒼翠三峰並列隱然若筆架蓋邑之主山也谿田通志山東為縣之毛坊北為縣之大盤小盤杜寨西有治水東有清水其西踰冶水為仲山踰涇水為九嵕山其東麓有坪為馬圈有峰為堯門山無峰為西原踰清水為中原踰濁水為東原又東為斷原峨山之麓盡矣李志山東北峰最高曰鉢盂臺中曰大臺峰頂有仰天池池冬夏水澄清不涸西峰有穴曰石窟深五六里風從內出

堯門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括地志俗名石門堯鑿山爲門故名

東原在縣北一名浮山通志洪水時雍州皆水茲原若浮故名

西原在縣西北卽天齊原又名七里原李志上祠有泉旱禱輒應

中原在縣北與東原近通志原自三水縣界石門山來亘細起伏南行幾二百里至三原城北清水曲濁水谿西而止蓋三原之主原也

豐原在縣東北一名清豐明志在舊縣南孟侯原在縣西北明志在舊縣西白鹿原明志在舊縣北

按谿田通志中西東三原縣之所由名也然通鑑胡注苻堅於巀嶭山北置三原護軍元和志以地有豐原孟侯白鹿三原郭子章以爲志說非是愚意古今轄地廣狹遠近或有不同安知苻堅時三原不卽指豐原孟侯白鹿三原而名谿田又謂白鹿原在藍田界豐原在臨潼渭南二縣境惟清谷西

有村曰孟侯其西爲淯化東山無所謂白鹿豐原者竊按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丙辰校獵於華池之萬壽原白鹿現帝親御弧矢射而獲之宋敏求長安志永康陵在三原豐原萬壽鄉是萬壽即豐原武宗本紀會昌元年冬十一月帝幸涇陽校獵白鹿原則當爲三原之白鹿原無疑今縣有酆原孟侯白鹿三里卽非故地而名已舊矣張志謂酆原孟侯白鹿三原與中西東三原屢易其名或近是而今三原仍當以谿田中西東三原之說爲允至明舊縣志云酆原在舊縣南卽天齊原不知峨山之西麓爲豐樂原前爲涇陽湻化縣地而天齊原計七里不名豐原則舊志之誤谿田辨之甚明不復云

清峪水在縣治北門外又名清河水經注清水自祋祤縣歷甶原出謂之清水口東南絕流

鄭渠又東南入高陵縣谿田通志源出石門山石泉南流百餘里至底石堡爲三原柏社里東南流爲義河又東爲鬼谷出鬼谷東南流西有杜寨谷水入焉其地爲橫水南爲毛坊又南逕樂村七里原北東流爲馮村又東逕楊杜村折而南過閻村西又南過第五村東歷谷口魯橋鎮杜村西流爲靖川七里原鹹水入焉又西過逕陽大石里南流逕三原謝家村冶谷水自西入焉又南過涇陽辛官滙迴東至三原澗里村又東至鄭渠邢堰所更南又北折而東過龍橋又東過古城北蹤林李村又北復東逕吳村更北復東至櫟陽古城東南石川水自北來會南流入渭爲交口河此水自石門山至楊杜村兩岸皆石水流不渾故曰清峪李志十道志云晉太康地記扶風池陽有鬼谷先生所居而司馬彪云鬼谷在嵩山彪說恐是

李志謂邑南北二城井水多鹹苦不可食萬家之烹飪滌咸取給於此河故曰汲無停晷傭而汲者什伯計蓋水以生活而貧者猶藉以養也同治壬戌逆回變起城中避難者十餘萬人又值夏暑人艱水賊稍遠始取諸河然值貴至不能得食白渠舊穿城過居人多賴以養近堙不通果得上流疏導匯惟漑田而闔城得食較河水爲尤便斯亦當事者所宜

加意焉

濁峪水在縣北一名樓底河水經注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謂之濁峪水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谿田通志其源出清峪水源之東南流入耀州界東南牛村西中原村北入三原杜堡過邵村西南過柏社東又過辛村東永康陵西又過雒村東出濁峪口折而過東原南樓底西寨北折而南過東寨東東南入武官里又東過西陽村又東北過張村端陵南分爲渠至唐村盡矣此水自濁峪口以北多土少石其流多渾故名曰濁

按酈道元謂濁水與沮水合蓋古道或爾今並不能至張村無論唐村蓋濁水易淤數年之間水與岸平道光己酉七月夜大雨河水暴漲浸淹樓底近岸數村傷人畜甚多而壬戌回變居人逃走河益淤塞不能下流西陽各村或無水得食民甚病之宜令受水田戶以時分工挨淘則官不費而民得資養灌溉亦不至有漂沒之患矣

冶峪河在縣西北河源其山出鐵民利冶鑄故名水經注鄭渠絕峪谷水又東逕嶻嶭山南又東合清水李志冶谷水自淳化界來當仲山之東嶻山之西出谷而南直東至辛官滙與清峪河合流入三原縣界經縣兩城中東抵臨潼入渭又河自峨山出谷處其口名寒門以谷皆飛泉峭壁凛然有寒意漢鄭子眞隱耕處至今有鄭巖鄭泉

趙氏河在縣東北即潤谷河通志河上源曰潤谷河自耀州流入下流至富平界科子頭與石川河會

焦穫澤前志謂即今三渠口殊未然張志辨曰胡氏渭據漢溝洫志鄭國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邸至也瓠口即冶谷亦稱瓠中北山即嶻嶭諸山也此言精確當以冶谷合清峪之辛官滙為瓠中無疑

五龍泉在縣東北三十里五龍村池方一里許五泉合流今無此五龍村池泉亦畱四一迷所在　一烏龍泉在瓦窰頭大路旁　一龍尾泉在老虎溝上泉屬富平下泉屬本縣　一黃龍

泉在二郎廟左　一白龍泉在賈家坡西

白馬泉在縣東北四十里白鹿原底朱家灣地有白馬神祠旱輒禱焉張志明崇正七年知縣張縉彥禱此得雨因修大其事焦源溥記云其下有物焉四足而負甲其色正元其狀如龜蓋鼈也夫惟山川興雲致雨惡有禱於介蟲者乎不經甚矣　按今禱雨亦多取鼈設壇奉以爲神是臧氏之故見宜禁革

神泉在后土廟東溝內土人云常有雲氣覆其上

壽泉在西張村東北李志在后土廟左

樊泉在縣北二十里外馮村崖半懸出味甘洌人謂似南泠

鹹泉在西原南見前

無名泉六　一在陂田王家村北二溝內有二泉　一在小王村觀音寺內石佛座前旱輒禱雨　一在薔薇寺後溝內　一在蘇家坡東　一在轂村坡李張村　一在遙家坡高家菴張志

又有孫家坡泉在孫家村娘娘廟泉在羅漢廟諸泉惟鹹泉入清峪水餘見前志舊皆導以灌田今泉雖不廢然甚微如白馬泉近且潮鹼墊地而不得其利此固民愚昧於濬決疏治抑以罷勞窘急不暇遠謀而常供會不能以少減其亦可念也夫

古蹟

湯臺 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臺今無攷

湯杜 說見前

黃白城 張志在縣治東北三十里今亦無攷元和志在縣西南十五里後漢李傕亂政天子東遷三輔饑歉乃移保黃白城即此地

建忠郡 宋敏求長安志故城在今縣北三十一里

永安故城 張志在縣北五十五里寰宇記即後魏北雍州按永安元年築故名

毛鴻賓義栅在縣西北六十里小杜村谿田通志即永安故城有唐貞元閒碑載此地遺事今地屬湻化嘉靖閒湻化人磨作儒學碑矣

池陽故城即清谷南故任城明志在今縣東北三十里

唐高祖廟在縣東北三十八里距獻陵五里宋開寶六年修扈蒙撰記今廢

長孫無忌宅在長孫里樓底鎮

妝樓即唐文德皇后母家故宅樓有遺址樓底得名以此

李衛公故宅有古碑斷缺難考王端毅詩云翊運成功屢出奇文韜武略荷君知故鄉居第今何在獨有行人看古碑　按北關安政坊二郎廟前有李衛公故里碑王康僖題

李子敬故里在曾橋北谷口

三孝故里谿田通志羅整菴云宣德閒三原杜知府善政馬處士尚賓涇陽師處士維學三人講學友善善政及維學廬墓尚賓封骨養親愈疾時人稱爲三孝里　按張志分禖橋在丁村北項村南故里亦應近此今未詳所在

分襟橋 即馬尙賓師維學相別處在木漲渠上谿田有詩云橋上分襟悵別離

風吹蘭臭牧兒知幾回貪對

黃昏月不覺雞鳴是曙時

西園 在縣北二里王端毅公所營內有草亭三愛圃涵碧池谿田謂公三愛說云淵明愛菊茂叔愛蓮李唐人愛牡丹己則兼愛蓮菊亦常居富貴之地於牡丹亦愛之而不嫌云 按西園及端毅祠舊尙存遭回變則蕩然無餘矣

二園 在郭西一曰井園中有學一堂一曰遯園中有觀物堂溫恭毅講學棲息之所韓詩有記二園先生仕世穆神三廟至憲天下進宮秩吾師太青氏北面二園以二園先生學教其弟子以爲弟子而能學二園先生治天下之務備焉矣余嘗訪所爲二園者則郭西一尋丈地耳一亭樸略亭傍竹數叢老柏二行如斯而止夫士一入富貴趨榮梯脂鮮不厭草木絕魚鳥即有流履名山挈妻泛宅以爲賢矣故功成身退開青林綠野之堂擧壺觴以娛志託吟詠而忘老園池之適君子所不棄焉乃地不盈圭無巑岏喬蔭之崇布也中惟一亭無頎廊神區之深幽也竹木几杖僅同民閒無奇梗異蕩析欄鸝鶊之屬以爲游騁也而園之名海內聞焉官於此者咸往而造焉豈園之特有異乎身仕三朝而家無餘積君服其恭民戴其德雖處二園之中未嘗一日忘天下也余因嘆今

之爲園者鐫雲繡石則近於隱鬭綺鋪金則近於俗而歌酒淋漓刻風畫月爲足以極一時之致而已外此復何休戚哉學者

不知先生觀二園

可以得其梗概矣

耦園布政司來復及弟臨游息所也在縣西北十餘里今廢

藝園温日知營在北城居舍南有圖詠自序不錄

胡逸士居在楊杜村胡廷器居也有楊杜田居詩其一山色足我目水聲盈我耳陰晴變幻中顧陛豈絕技皴法與波紋極力不得似畦田疏籬外丹楓灌木裏翯翯飛鳥鳴旋向邱隅止點綴趣無窮怡悅惟山水其二榮華不可期貧賤世所鄙沮溺亘宜耦荷篠乃知己人生鮮百年歲月信云駛鬢髮白鬖鬖蕭蕭空蓬累舊交遠別離新穀脫糠粃朝夕望田疇兒女命相倚邵平種瓜人東陵競豪俊富貴如浮雲運命環泰否遯稽已往人重冥誰復起其三晨起炊藜羹日高尚掩扉顧盼何貧窶垣頹山四圍山闉疊重嶺朝暾多光輝牧童登其巔草茂羊澤肥靜聽耳無喧天高羣雁飛悠悠歲已邁趺坐披牛衣其四膴膴河畛田汨汨水長流惻惕多滄桑追呼歲不休饑發風太勁葉落始知秋無以充倉箱伊威空自投摘果向西園拔葵步南疇相對惟木石鹿豕亦時遊平生愛邱壑怡情消百憂其五收秫不學釀經旬難得酒何以解鬱懷杖藜行壟畝稱穗遺田間畦旁多根莠採捋詎貧人聊以春我日春日日已夕明

月照南牖蕭索風颯颯衰草委陵阜顧影自徘徊入城晤良友良友道苦辛殷勤酌大斗

鑒硯齋温自知營於舍旁恭毅得宋仁宗賜蔡端明石硯自知藏之來陽伯賞鑒謂眼中第一因署其齋劉漢客有記

瓠園岳映斗所營在楊杜村巘閣花塢有六十四景今廢

半耕園在東里堡黄州守李彥琩營後歸劉氏回亂半燬明經質慧復補造督學吳大澂篆額

陵墓湯陵今無考

唐太祖永康陵在縣北四十里長安志在縣西北十八里豐原萬壽兩鄉大淡村封內二十五里明志景皇帝高祖大父名虎仕魏封隴西郡公武德初追尊爲太祖唐書百官志永康陵令一人從七品丞一人從八品掌守衛山陵凡陪葬以文武分左右子孫從父祖者亦如之宮人陪葬則陵戶成墳四至有封禁民葬惟故墳不毀

高祖獻陵見祠祀

陪葬 高祖貴妃楚國太妃萬氏 高祖第十七女館陶公主 太祖曾孫河間元王孝恭 太祖孫襄邑恭王神符

鄭孝王六世孫淸河王誕　高祖子韓王元嘉　彭思王元則　道孝王元慶　鄭惠王元懿　虢莊王元鳳　鄭悼王元亨　徐康王元禮　滕王元嬰　鄧康王元裕　魯靈王元夔　霍王元軌　江安王元祥　密貞王元曉　并州總管張綸　營國公樊興　平原郡公王長楷　譚襄國公邱和　巢國公錢九隴　刑部尙書劉德威　刑部尙書沈叔安　王都督湛

按李志妃一公主一諸王一十六功臣七而劉志遺襄邑恭王營國公巢國公三人獨據楊炯撰碑多王湛今並增補營國碑道光中唐村民耕地得之土中督學周之楨舁至署中使者每歸輒多搨以去蓋其字亦可寶者然不詳撰書人姓名

德宗崇陵唐志在雲陽縣北十五里嵯峨山雲陽舊屬涇原兩邑今陵東南北三門俱三原地前志多不載今依張志補焉

敬宗莊陵在縣東北三十里鄷原上長安志在三原縣太平鄉胡村封內四十里下宮去

陵八里

陪葬悼懷太子普

武宗端陵在縣東北三十里長安志在三原縣神泉鄉騰張村封内四十里下宮去陵四里

陪葬賢妃王氏唐書后妃傳才人狀纖頎類帝審帝已崩卽自經於幄下當時嬪媛雖常妒才人專上者反皆義才人爲之感動宣宗卽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

按孫酉峰謂陵墓並載失輕重然諸家志亦有並載者前志未分今仍之

唐燕定公于志甯墓在縣北原有碑撰人失名

淄川公李孝同墓在北原碑磨泐不可讀

于獻公大猷墓志甯孫在縣長坳頭碑亦失撰人名

臧將軍懷恪墓在北原三家里神道碑顏眞卿撰書以下文多長篇不載

臧將軍懷亮墓在北原碑李邕行書

荆州刺史墓碑張頌書在縣北原

臧將軍希晏墓懷恪子在長坳鄉

李長史廣業墓在縣北原

李尙書國貞墓廣業子在北原

祝府君琳墓在北原其子欽明撰碑

元郝忠定公墓在樓底原上神道碑銘王磐撰

封涇陽縣子張德明墓碑銘蘇天爵撰

淸河伯張世昌墓德明子吳元喆撰碑俱在悌友村

明贈宮保王彥成墓在北原

贈宮保王維貞墓

贈宮保王仲智墓

王端毅恕墓俱在縣西北二里西園李東陽撰神道碑

王康僖承裕墓在端毅墓之東
馬光祿理墓在縣西北五里喬世甯撰碑
雒侍郎昂墓在縣北一里
温恭毅純墓在縣西北三里葉向高撰神道碑
雒中丞遵墓在縣南五里
黨忠烈還醇墓在縣南門外一里
杜先生鶴齡墓在縣北二十里
房郎中建極墓在縣西南八里
王僉事徵墓自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之墓孫枝蔚有王葵心墓下詩書生拜墓淚滂沱餓鳳全身出網羅滿地春風荊棘長汾村白晝虎狼多宋朝還有疊山在王葬其如龔勝何他日慈𠸄增氣象遊人看作首陽阿　按僉事涇陽魯橋鎮人而葬於三原北原劉志載之
國朝李中書彥瑯墓在縣北王心敬撰墓志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苟生無實行則古蹟陵墓一頹垣抔土耳烏在昭往以示來彼顏氏之巷柳季之壟其所以動人景仰豈無故哉若夫陸稼書先生引甯晉志之言曰邑有名勝可以登眺遊覽以云雅致韻事則得矣然有一邱一壑之奇一峯一石之美一亭一臺之異一水一碑之佳賓客絡繹上司往來供億費煩地方受累甚至釋道之募棲士女之樂遊損財誨淫廢時失業恆因之故古蹟鮮少地方一幸斯爲民生利病起見固君子之言哉然果係古蹟亦何忍聽其湮沒但好奇之士聞此言而慄然不甯勿以遊覽病民使憂時君子致怨於古蹟則可矣三原墓碑多唐名書如前所云居民往往推仆埋瘞斷毀磨泐殊亦可惜然亦多因官司搨摹工匠索求供給而然後之君子幸體稼書之言勿

使病民則昔賢石刻猶存人閒非徒藝林佳事亦前烈不至
澌滅而後來者庶有以聞風興起不亦善乎

三原縣新志卷之一終

三原縣新志卷之二

知縣焦雲龍重修　邑人賀瑞麟編纂

建置志第二

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旨哉程子之言乎建置以爲民也大而城署遠而驛鋪內而坊巷外而鄉里著而鎮寨小而橋梁固皆民力普存然其經營創始不可以弗錄也今當兵燹之餘傾頹愈多而民困益甚誠欲有所補救斷以陸稼書所云如衛文公之務財勸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後楚邱作焉斯善矣

縣城通志本舊龍橋鎮元至元二十四年縣治徙此築土城高三丈三尺周九里一百八十步東西南三面有池池深三丈闊

五丈北臨清河深十丈餘白渠流繞城中東北隅有月城門四
東曰賓陽西曰西達甘涼北門河下西坡重起一門以爲外障
南曰高山遠峯北曰凝瑞
明崇正七年知縣張縉彥以北面瀕河雨頹岸圮添築磚垛東
西長四百五十四丈四尺邑諫議劉曰俊修馬牆一帀高八尺
國朝乾隆十一年城東隅坍二百一丈四尺邑人李道生胡
瑛捐貲重修二十六年城東西南又坍邑人王楠李郁崔世祥
張懿等三十八捐修嘉慶二十年知縣翟鳳翺議捐重修咸豐
四年知縣余庚陽議捐重修
西關城通志明初築周一里六分城高池深與縣城等門二西曰
三邊要路李志西曰羣抱仲山西南曰遙近太白
碑記湮沒無考咸豐十年關人生員
張來鳳捐貲重修
按重修時獨關女牆壬戌回逆外攻雖人無固守抑以火器

衝激苦無遮蔽勢不能支卒至陷沒豈不亦自貽之戚乎亂後始補砌而兩城門樓猶未營建是亦不可不急圖也

北關城舊志周四里四分高三丈池深如之通志明嘉靖二十六年巡撫謝蘭築有馬光祿理創修新城記萬歷間少保溫純重加修葺建石梁南與縣城相連有尚書李維楨記門四東曰永泰西曰永安南曰永清北曰永甯南臨河岸外門向西坡上亦建重門與南城同式兩闉對峙樓閣相映中亙石梁如連飛虹東門內舊有謝公祠築城碑記馬記畧云河北居民與南等多縉紳髦士家然無城宏治末河叅虜憃王端毅謀於當路築此城未果正德間川蜀盜起叅虜復憃王康僖謀築於當路移有檄矣時榆次王君任事爲庶民所沮弗果城後虜入山西平陽窺關中守巡率兵東禦於河三原士夫復謀築於當路亦移有檄矣時甯陽閻令任事爲涇陽田廬所沮又弗果嘉靖丙午虜奸細入境侵盜有期三原人士謀築益劇然未敢白也時曉溪謝公保釐我士急移檄督築此城有沮者輒令刑以徇時王令任事分工舉事同日並作閱月而城畢又二十日而城上女牆樓堞重隍舉畢周三千步許崇二丈五尺下闊三丈許東門樓設敵

臺二十七所重隍闊二丈五尺深如之女牆垜口一千五百餘
設神機火器數如之○又重修記畧云創修時事棘功速甫五
載而城隍坍塌湲矣巡按姚公至視之患焉曰三原爲關中要
邑集四方商賈重貨昏曉貿易故虜思內侵朶頤在此此無險
虜易而至則關以西三川南北無甯歲矣乃移檄至縣拓舊模
擬新式度地計工分役宣力役用夫千五百有奇夫分工一尺
有奇蓋役諸新城居民糧自備計磚甃城上下水道四十餘所
女牆垜口一千六百有奇舊板築土壚雨易粉今以磚坏壘砌
麥稭泥墁糯汁和石灰堊之固矣蓋留芳焦吳二里附郭民應
避患者之所營也嗚呼是役也豈易營者哉君子知幾凡民不
見利不趨不見害不避夫趨避有時上之人乘其時而使之又
道以驅之斯子來而忘其勞矣要害之地險設而患息則斯城
之創之葺也豈一邑之計哉所保廣矣廣矣○又王徵記温恭
毅繕城祠畧云温少保先生念北城名僅有而實弗存也謂保
障無資一旦有警將奚所恃而無恐爰謀之縣大夫與諸紳士
父老捐金倡義董率區畫爲之重築北城幷補南城以固其圉
既告厥成先生顧不自以爲功即當日之人或亦未甚德其功
迨至崇正戊辰關中大饑流寇紛起擄聚日繁千騎萬侶眈眈
焦穫之原環馳北城之郊且數次惟時鄉村猝無堡寨蹂躪焚
掠之慘不忍見聞郭外之氓叟稚婦逃而求入者踵相躡也當
事與諸紳士父老議賊衆不遠恐得以隙乘之也門拒不內余
謂城所以衛民也奈何拒吾赤子而委之賊且賊尚遠未遽乘
也即乘吾力能拒之議者又云城內無百日糧縣內多人以耗
吾食非計可令挾芻粟者入弗挾者毋得入吾又謂均吾赤子

也奈何拒其饑者而委之賊況賊風雨飄忽必不肯爲百日攻當事者是余言遂大開城門縱之入諸見阻他門者亦轉徙而入可數萬計遂擇其精壯者亦派爲守城之夫諸紳嬰城指麾士民咸登陴力守一時城頭數百千人賊遂逡巡咋舌退於是諸紳士父老咸嘆曰天乎設非今日城守之嚴吾輩不知當作何狀設非當年預築此城郎欲爲今日之守何可得作此城者何其流澤之無窮也今既飲水而思源安忍忘恩而不報其急建一專祠以報先生居恆私嘆士大夫居鄉必有一段不朽功德利賴一鄉令鄉之人久久不忘感頌稱曰鄉先生殆不虛耳不然身都貴顯鄉之人毫無所利賴或徒擁富厚廣田宅日夜爲子若孫圖百千年便利於鄉之人輒秦越不相關也甚或睚眦凌轢恣逞其所欲爲得爲反貽害於閭里令鄉之人心非巷議腹誹背詛敢怒而不敢言此即求免於一時之訾謷且不能矧能聲施後世歿已數十年猶然令鄉之人追思俎豆無已時哉如先生者眞可百世不朽已　國朝嘉慶二十年關人知府李大鏖捐貲重修同治五年大鏖之曾孫懋功又重修

北城坍損久咸豐中關人某議修有日而中爲人沮回亂始欲興工補築顧卒無及城破焚掠備極慘毒使如溫恭毅能爲思患預防之計何至此哉過時補牢亦已晚矣君子未嘗

不追咎於愚夫之誤事也

東關城通志周三里三分奇高三丈五尺池深如之門二東曰朝陽東南曰迎巽朝陽門以形家言自明末即固封不開李志創自明崇正八年因流寇蹂躪邑貢生趙希獻首倡生員王一棟等十三人義民常維賢等數十八以義輸金不擾里民二年功竣自建城後邑人競趨卜築烟火鱗集爲一邑勝王霦有東關修城始末記明季饑饉盜賊蠭起東關舊無城居人不堪其擾生員王一棟同趙希獻張電發謀築城集鍰六千有奇經始崇正八年自內城沿清涯高三十五尺袤亙六百六十餘丈時鄰村大族李某等於城北隅爭開便門以通往來拒不可致相鬭毆李以八百金賄閔學道誣以因公科斂除名下府獄欲斃之賴太守曹璜營救得免學道疽發背死王一棟因發遣間道至都下伏闕上書勅下督撫委鄠令張泗源鞫得實寘李於法一棟等冤始白國朝嘉慶二十年關人郎中胡肇基之母夏氏捐貲重修據記高二丈袤亙五百四十餘丈下闊一丈六尺上闊七尺池深一丈五尺光緒三年生員胡堉又補修

南關 無城東西通衢舊市廛店舍相連百餘家亦邑南面之屛障回亂焚燬殆盡今商賈漸集不異昔時屢謀建築而未能圖始固不易哉

鐘樓 在縣治北歸仁坊建自元至正二十六年縣尉張繼祖洪武十八年復修知縣無考 國朝雍正三年知縣呂瑚重修乾隆三十三年知縣張象魏更修咸豐四年知縣余庚陽又補新之

督學署 通志在縣治北大街西舊關內道行署明洪武二年縣丞仰山建十年知縣吳自當重修天順六年知縣莫謙復修後改督學行署張志明制爲提學道其署在西安按察司大門內東偏 國朝康熙四十六年改爲督學院未有公署以關中書院爲之康熙六十一年總督年羹堯題請移駐三原乾隆二十

年知縣蔡維勸詳請動帑重修

知縣署舊志在縣南門內東街元至元二十四年縣尹郭眞自東北鄉舊縣徙建於此明洪熙元年知縣宋麟重修　國朝康熙中知縣李瀛捐俸建大堂五楹顏以敬愛堂東爲庫堂前簷棚五楹堂下東吏曹九楹西吏曹九楹儀門三楹兩掖爲角門門東角門東爲圜扉西角門西爲賓館大門三楹堂後爲內官舍學古堂五楹堂後臥室三層堂東書齋三楹堂西射圃三楹記曰余涖任之五年乃得取縣署之大堂而改建之時康熙四十二年也夫邑之有堂所以宣布教化治政臨民固不宜崇大侈華窮土木之工亦豈可湫隘卑陋令人褻易無以示國體乎縣之堂乃其小者然令職比古爵爲侯轄百里最親民凡境內之利病人情之冤滯聽讞之當否皆自縣堂始而使堂之制勿尊嚴是委親民之吏於草莽也余始至見原之急務尤有甚於堂者且適當大祲後吾民未蘇須之五年稍爲整理竊幸百度有緒比歲豐稔乃議改建大堂夫苟視爲傳舍則可置此堂於不事矧不敏如余去留益無定矣必更堂而居哉顧一日居是職一日行是事一堂之營造亦爲數百年之計取材必良陶甓必堅築基必厚程工必嚴黝堊塗塈舉以法堂成五間飛革軒宏毋卑毋侈並得中制自某月至於某月計用人之力共若干工而堂乃成訖工食與人之營堂者且祝之曰自今以始願代有賢者來涖此

事履此堂實心實政躋原民於樂利幸無曖昧其心卑污其行狹小其度以愧於堂之高明廣大則原民百世賴之今日之經營亦與有榮耀矣既以敬愛題於堂退而爲之記　乾隆三十年夏大門災知縣張象魏捐俸重建以磚易木上蓋樓廛亦有自記

縣丞署在縣署左

典史署在丞署左

教諭署在縣南街桂林坊門內南向

訓導署在教諭署東

分防外委把總署在古建忠驛巷前志馬兵四名守兵二十七名俱從富平都司營管轄後都司移駐耀州今馬兵數如舊守兵二十名

貢院在督學署西門內相通明萬歷乙卯創建督學尹伸爲之記李志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知縣李瀛詳請捐俸公修張志乾隆十九年知縣金世綺詳請動項重修其諸生坐號向以土

甃砌成至是易爲木棹木橙同治甲子西號舍圮知縣余庚陽補修

縣考院在縣治南街嘉慶二十四年邑人知府李大霳創建

演武場在縣南門外慶善寺西督學會考較射所乾隆十九年知縣蔡維勸捐俸倡修張志舊制地勢局促場北面坑坎十餘丈諸生騎射苦於馳驟至是陷者平之促者拓之牆垣門廳式廓增新捐地者監生房崑襄事者生員馬士俊道光三年邑人張連帥重修有碣記

綠莎行署在縣北四十里陵前鎮通延榆等郡出邊首程乾隆三十年知縣張象魏創建有記今廢

諸廢署布政分司舊志在縣治北東渠岸城隍廟西主簿署在縣丞署西官裁幷丞署內府廳在縣治西東向故址東西俱至街計地一畝八分九釐三毫零又自聖母廟後一直至西計地四分六釐三毫五絲稅課局在鐘樓北明崇正時

裁　國朝康熙四十年改爲恩德祠

陰陽學醫學在縣治北明洪武七年知縣杜康祖建宏治四年知縣馬龍移置縣前其址俱廢

僧會司道會司明洪武十五年設各寺廟輪掌無定所

京師會館三一舊館明萬歷間温恭毅公創建在正陽門外五道廟路東一西館在宣武門外教場頭條胡同　國朝黃州知府李彥瑁增建乾隆間李廷佐賀敗士余從善重葺一南館在宣武門外潘家河沿李懋功捐置

省城會館在貢院東大街李廷佐賀敗士余從善同建而廷佐累世又時補修云

興賢文會光緒二年督學吳縣吳大澂爲邑會試公車創立按月從永遠公局提錢一百千以三年爲度生息給用紳爲經理

官爲稽察立章存案

普濟堂在南關西稍門外乾隆二十九年知縣張象魏創建有記今廢

養濟院在西關同治十年轉運局委員張時敏以罰鍰建

棲流所在縣治大門照壁後知縣某建

漏澤園在縣南門外今西關外亦有義地

常平倉在典史署東初名預備倉雍正七年建倉廒共二十三座一百一十五間共貯倉斗穀四萬五千石後易麥咸豐九年以京餉不足奉文賣倉無存

社倉凡十處北關一陵前樓底西陽大程王店陂西六鎭各一楊杜村响劉堡雷家堡各一每倉五間雍正七年建今俱廢原貯京斗本穀一萬三百七十六石九斗三升五合乾隆六十年奉文豁免共存京斗穀一千三百九十二石九合四勺京斗麥八

十四石八斗三升二合五勺嘉慶五年奉 上諭社糧聽民
自便不由官吏經手官遂久無稽查道光元年知縣雲麟勘驗
各社倉厫俱坍因查現存及民借並倉正副侵虧共追收京斗
麥七百五十餘石下欠京斗麥三十餘石自爲捐辦共京斗麥
七百八十石八斗三升
七合二勺寄存常平倉
義倉光緒元年知縣趙嘉肇奉文立二東里推惠倉一北關同
善倉一東關除民借所餘丁丑俱賑饑民
常平昉於漢社倉卽本義倉昉於隋實皆救民良法而後世
反甚病民何也有治法無治人自古難之矣朝邑李時齋先
生屢上書上憲懇去坐運換倉諸弊而卒未盡去一縣然他
縣可知民困何由而紓乎爲民父母體 皇仁念民瘼均
平斂散一除積弊俾胥吏無得爲奸而百姓各沾實惠庶不
失 朝廷立倉之本意社倉雖聽民自便然非人則其害等
耳或且歸咎於古法之不可復咸豐庚申予買麥數石立爲

本村社倉光緒初元東里堡推惠倉推予主管皆本朱子社倉法行之數年鄉人胥悅惜一壞於回亂一盡於賑荒使積入不廢未必無補是亦在人爲之而已古法豈終不可復哉

建忠驛今在縣儀門內東偏知縣管理舊志未載崇正丙子知縣張縉彥公理郵政碑云馬二十五匹募夫十五芻秣之費始二千有奇裁減至一千六百有奇時羽書旁午不能支應議公養一法馬五十四匹夫仍十五草豆工食計口而値○李志 國朝初額設馬七十匹夫四十名站銀二千七百四十兩六錢四釐康熙十四年奉文裁四留六裁馬二十八匹馬夫十六名共裁站銀一千八十一兩八錢四分一釐六毫留馬四十二匹馬夫二十四名站銀一千六百二十二兩七錢六分二釐四毫康熙二十八年奉文定驛衝僻又裁馬二匹馬夫四名裁站銀二百一十四兩七錢二分二釐四毫今實留馬四十匹留馬夫二十名留站銀一千四百八兩○原額支直銀二百二十五兩二錢七分四釐六毫七絲六忽九微七纖七渺康熙十四年裁銀九十兩一錢九釐八毫七絲六忽九微七纖七渺留銀一百三十五兩一錢六分四釐八毫康熙二十八年定驛衝僻又裁銀一百二十兩一錢六分四釐八毫實留支直銀一十五兩○通志北至耀州順義站八十里南至咸甯縣古京兆驛九十里馬四十四匹馬夫二十名歲支銀一千四百二十三兩遇閏加銀四十九兩九錢九分九釐

內撥邊塘馬十匹馬夫五名雍正七年裁馬二十匹九年買補十匹實裁馬十匹馬夫五名裁銀三百五十二兩裁遇閏銀一十二兩四錢九分九釐七毫五絲又十年撥邊塘馬四匹○張志乾隆二十年正月撥協定邊縣磚井堡馬二匹馬夫一名二十一年撥協榆林馬三匹馬夫一名半二十二年撥協乾州馬六匹馬夫三名二十六年八月撤回定邊磚井堡馬二匹馬夫一名二十七年十一月內撤回榆林馬二匹馬夫一名又撥三水縣訖現在馬一十二匹馬夫六名○西安府志額設馬十二匹馬夫六名歲支工料支直
修理銀四百三十七兩四錢

急遞鋪凡七總鋪在縣南門內南抵涇陽黨家橋西南抵雙瓦迤北曰孫村東北曰西陽抵富平界孫坡峪北曰長孫曰曹師曰臨泉曰楊村抵富平界覓子鋪司兵三十三名每年支工食銀一百五十八兩四錢張志總鋪原額鋪司六名乾隆九年裁二名孫村在縣北三十里鋪司五名曹師在縣北三十里鋪司四名臨泉在縣北四十里原額鋪司五名裁一名楊村在縣北五十里鋪司四名西陽在縣東北二十里原額鋪司四名裁二名共鋪司二十四名每名每歲支工食銀六兩共銀一百四十四兩遇閏加銀十二兩長孫鋪鋪司四名乾隆九年裁○
西安府志同

損夫西安府志三原遞運額設二十四名歲支銀二百五十九兩二錢李志原額一百四十名額工食銀一千五百一十二兩康熙二十八年定驛衙僻裁夫七十名實留夫七十名留工食銀七百五十六兩○通志遇閏加銀七十六兩四錢九分九釐雍正十年裁夫四十六名裁銀四百九十六兩八錢裁閏月銀五十兩二錢七分六毫零

諸廢驛建忠驛舊在鐘鼓樓南西巷內明洪武三年縣丞仰山建　國朝順治六年知縣莫謙重修池陽驛在縣治西北

永遠公局在縣治西正街即明府廳廢署地同治四年建局南舊爲西倉不知創自何時久無儲糧稟官立車馬櫃詳雜記

坊有十宣化坊在南門內縣治前桂林坊在儒學前澄清坊在關內道署即今督學署前歸仁坊在縣治左光遠坊在縣治西北通義坊在縣治東北永清坊在縣治東方安政坊在北城西方節鉞重臣坊在東門內鹽店街明崇正十三年密雲總督劉日俊建貞節坊在

北城西門內爲節婦趙思敬妻李氏建

街有四正街自南門直達北門一名梅香里有邑御史段信碑張志兩面市廛水無去路秋冬泥淖北街尤甚乾隆中知縣蔡維勸倡修通砌以石小西街在北街之西直通學古書院一名書院街市廛在東又名山西街由書院折而南亦通西門東渠岸街在鐘樓東東南行通東門西渠岸街在鐘樓西西行稍南通西門

巷自北門內轉東爲邊家巷卽今城隍廟後街通花園巷又東轉北近河爲祠堂巷以楊武莊公祠名眞人洞東爲花園巷東門內白渠東爲劉家巷通祠堂巷渠南爲雷家巷又西爲張家巷又西爲椽巷一名油房巷又西爲織羅巷今名手帕巷椽巷南爲管家巷迤東爲鹽店街通東門迤西爲董家巷通正街手帕巷北過渠岸爲滷子巷鐘樓西白渠南西花園巷亦名姚家

巷過渠斜北爲西小巷北折而西至書院迤南爲書院巷有李衞公祠通西門又西隣城爲倉巷通河岸鐘樓南西折爲館驛巷今馬王廟巷南門内西折北爲元門巷西北爲水井巷又西爲魁星巷又西北爲馬家巷今名太平巷通西門水井巷而東爲察院巷通正街凡二十二北城則十字口直北爲崇賢街一名木梓巷直東有宏道書院爲東街轉北行通東門東北爲紫房巷直西轉北爲柱國街以王端毅名通北門又西北爲西觀音寺巷達西門西南爲西壇温恭毅公居第在焉凡六東關出東門直東行爲渠岸通朝陽門東南行爲油房道通迎巽門轉北行爲新莊抵河岸凡三西關出西門直西行爲渠岸通三邊要路門西南行爲西南街通遥迎太白門南行爲演武巷凡三

鄉里唐以前無考舊志轄一十二鄉管一百三十四村開成五

年析涫化鄉隸富平縣奉章陵會昌元年以高陵清平析屬本縣奉莊陵從化管村十三修眞管村十四常平管村十八三鄉後俱屬龍橋鄜原管村十萬壽管村八清水管村十九三鄉後俱屬清河神泉管村七龍池管村六新樂管村九三鄉後俱屬浮陽萬福管村十八務高管村七奉節管村五三鄉後俱屬鴈陂明興總十二鄉爲四鄉分二十八里正統七年增崇明廣智永豐三里共三十一里七十二村龍橋鄉統里九曰永清曰光遠曰通義曰歸仁曰安政曰崇明曰廣智俱附郭曰弟友縣南一里管村五楊里丁留呂村渠西落市曰焦穫縣東二里管村五林村焦馬南田中孚馮家清河鄉統里七曰留坊縣西北五里管村四丁村焦村澗裏小李曰豆村縣北十里管村二大朱安家曰毛坊縣北四十里管村四岳村太劉橫水汾村曰柏社縣北五十里管村三劉王義合辛村曰楊杜縣北二十里管村三馮村北村閻村曰豆堡縣東北四十里管村五邵村馬額戛侯齊吳毛家曰三家縣東北四十里管村三楊村焦村謝坊浮陽鄉統里七曰張家縣北三十里管村二白龍長坳曰張村縣東北三十里管村二小王田村曰唐村縣東北四十里管村二王中任都曰東昜縣東北二十八里管村四

劉村五龍王店白渠曰西陽縣北二十里管村一邢村曰長孫縣東北二十里管村二東寨樓底曰武官縣東北十五里管村二孫村小李雁陂鄉統里八曰師家縣東十里管村五吳村喬福大其馮其滹沱曰小眭縣東四十里管村二大時劉時曰陂南縣東四十里管村四王化閆村解村高陸曰留官縣東三十里管村四趙渠南里小趙長豐曰北隴縣東四十里管村三陂西楊南李傑曰城北縣東二十里管村二康吳大昜曰北張縣東南十里管村三小其張吳青東曰永豐編民分析散居各里無定村莊　國朝順治十四年奉文均甲知縣駱復旦審糧多寡率以九十石爲一甲九百石爲一里併上七里爲一里析中下一里爲二里去光遠通義歸仁安政崇明廣智永豐七里增孟侯酆原鹿原大忠獻陵雁陂六里共三十里分上中下名次其所管村舍非舊時定制上十里縣東南五里東北五里曰永淸曰弟友曰焦穫曰北張曰留坊曰豆村曰師家曰武官曰長孫曰西陽中十里縣東南一里東北九里曰城北曰楊杜曰毛坊曰柏社曰豆堡曰孟侯曰三家曰張家曰酆原曰東陽下十里縣東南五里東北五里曰張村曰鹿原曰獻陵曰唐村曰北隴曰留官曰小眭曰大忠曰陂南曰雁陂

按鄉里村莊皆依舊志所載如此後分二十三保保管村十餘或五六十不等咸豐中奉文團練又隨社立團亂後官散牛種逐村勾訪闔邑共五百三十餘村多非舊名然大村殊少又遭兵燹戶口凋殘非極力撫摩安集恐難復舊況能使之保伍相聯防姦僞而明勸恥如明道晉城之治哉仁人君子其可以膜外視之乎

市鎮則縣東南四十里爲陂西鎮東北二十里爲西陽鎮東三十里爲王店鎮又東四十里爲大程鎮東北十五里爲樓底鎮又東北四十里爲長坳鎮北四十里爲陵前鎮又北五十里爲馬額鎮西北五十里爲橫水鎮長坳鎮久廢舊惟大程集以一六日西陽二七日馬額一六日餘不成集遭亂諸鎮俱被燬

堡寨同治中奉文建修其堅實可守者東鄉有小召郭堡北賈

堡河北有文勝寨在徐穆村原阜六吉堡舊有三門王堡武官新城堡北張堡東寨西堡菓王堡東里堡咸豐中修東原有小寨侯堡長坳堡坡子堡郝家堡中原有段西堡柏杜堡楊杜堡又河北舊有四險堡地勢尤勝惜未重修

橋梁

龍橋在縣北門外舊架以木萬歷二十年少保溫公倡建石橋張志

國朝順治十三年知縣駱復旦邑人提學道李承尹捐俸募修康熙閒邑人馬遇重修乾隆二十年知縣蔡維勸倡捐復修邑人胡大濟知府李大靋及嘉慶中李廷佐皆屢捐修道光六年知縣陳俊儒倡捐委監生溫上吉經理重修咸豐元年廷佐之曾孫瑛又復修相傳宋建隆四年河水漲人見二青羊鬭於橋下已而不見橋隨傾觀者驚傳鬬羊爲龍後建橋於故處遂名龍橋谿田通志按山西太平有飛虹橋趙州有大石橋元人題詩云水從碧玉環中過人在蒼龍背上行是以橋爲虹爲龍也豈眞有龍鬬耶彼虹名又何云明一統志橋下有龍潭李維楨溫公創建龍橋記畧

云橋需五七萬公先以千金爲倡邑人及監司守令各捐助有差而公起家爲司憲御史大夫劄其祿秩數千金繼之介弟編子弓知咸加一力廣三丈三尺有奇高七丈五尺有奇長十餘丈皆石鈎連鐵錮之爲鈎欄若干甚嚴飭下爲石旁爲堤石菑入地者丈有奇更植大木千餘爲楗李志南北各建石坊一題龍橋一題崇仁橋今按橋有温公祠兩旁舊皆市廛遭回火後復興亦邑中一勝又按涇陽王癸心先生龍橋名議有云欲於橋東里許作一滚堰聚水俾之滿而後溢一則水無衝逆永爲橋基遠護一則兩城咸有深池永爲保障之資一則玉帶之水常環永爲兩城文風之助今以橋基被衝屢經重修所費不貲然則里許作堰以殺水勢誠爲遠護余錄此議後世識者必有取焉

通濟橋舊志在鐘樓北跨白渠元中統四年萬戶楊子江建李志子江十世孫廷臣姪時敏等重修有碑記

廣濟橋李志一在城東門內跨白渠一在城東門外跨高渠邑人常節孫世英等建有碑記

西津橋舊志在花園巷口跨白渠元中統二年邑人姚數仁數義建八世孫義官仲祿重修有碑記

東津橋李志在織羅巷口邑人李廷臣建
通遠橋通志在城西門外轉南舊架以木明正德乙亥醫士管
韶捐貲易以石馬谿田有記
賓陽橋在東關朝陽門外跨白渠邑人張友恭建
文峰橋張志在東關外太白廟前始建未詳乾隆二十四年邑
人胡瑛李郁王檀重修道光二十六年邑人劉榮緒捐修
普濟橋張志在縣東北五十里跨趙氏河上康熙丙辰崔可泰
捐建四十九年屠海元重修年久橋淤道光中生員王維藩王
先甲募貲濬修
登高橋在樓底跨濁峪河通志明正德時修天啟間重修改名
望峩張志歲久橋壞邑人李彥瑁重建嘉慶中李廷佐又修
長濟橋在王店鎮北門外東隅跨乾溝架木為之始明正德間

崇正四年重修石碑漫滅相傳初建橋在鎮北門外正對　國朝楊氏改建道光中王正順又重修

許渠橋李志在縣東四十里跨清河明崇正時邑中丞焦源清捐八千金倡建因流寇橋上石面石欄未完　國朝康熙三十年大水橋幾傾三十九年布政使鄂公海捐俸諭焦中丞孫暨里人修葺工竣立碑

順德橋在縣西二里道光二十一年邑人馬居正建

同善橋在縣東一里名林堡下道光元年邑人劉映苣及堂弟映蓮創建

吳村橋在縣東十八里吳村李堡下嘉慶閒邑人張瀅建

諸廢橋義梁橋谿田通志在龍陽宮前跨清河義民來子春建美人橋李志在縣東北武宮坊跨五渠上明嘉靖七年本坊李演建留運橋通志在縣北大白渠上唐肅宗紀至德二載郭子儀及賊將李歸仁戰於留運

橋大敗之

通政橋府志耀州喬因阜有記今不詳其地

火燒橋通志在縣西北跨涇渠上

徒杠輿梁民不病涉亦王政之一事諸葛武侯治蜀官府次舍橋梁道路以及溷廁之類莫不繕理然則君子之爲政主於澤民利物豈可以此爲小而忽諸

三原縣新志卷之二終

三原縣新志卷之三

知縣焦雲龍重修　　邑人賀瑞麟編纂

田賦志第三

先王任土作貢故有田斯有賦而先公後私亦民情自然之理然勸課拊循是在司牧孔子言道國而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政而曰正經界薄稅斂又曰用一緩二我朝定制歲有常輸豈非恫瘝民隱而樂利之效未獲全覩且曰形貧困何哉毋亦長民者所當慨念其故而思所以綏集之術乎況亂後瘡痍未定尤不忍坐視耶至水利則濟天道之不及物產見人事之必需故並附焉

田賦明舊志洪武二十四年官民地三千九百九十一頃三十畝三分六釐夏稅小麥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四石四斗一升七

合九抄大麥一千九百九十二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三抄三撮秋糧粟米一萬五百四十八石五斗二升五合六勺一抄八撮黑豆一千二百六十石四斗四升七合四勺七抄七撮李志

嗣後官民地夏稅秋糧漸增至萬歷末年編審實在官民地伍千二百九十三頃九十九畝夏稅共科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一石一斗七升秋糧共科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九石六斗四升四合二勺共糧二萬六千五百一十石八斗一升四合二勺舊志

農桑自洪武二十四年桑株絲棉一百二斤二兩棉布六千二百四十八疋一丈八尺九寸李志崇正末年桑株絲棉一百九斤一十四兩五錢共帛九十七疋二丈七尺八寸三分折銀六十八兩五錢二分七釐四毫共布六千九百四十疋六寸折銀二千八十二兩

國朝賦役全書刪夏稅秋糧農桑名目於地有等於糧有額照地科糧照糧起價折色本色各有定例

民糧六則熟地共五千二百九十三頃九十九畝四分一釐五毫二絲九微共科糧二萬七千八十八石八升八合九抄七撮七圭八粟八粒每糧一石科本色糧二升九合五勺三抄三撮二圭六粟共糧八百石科折色糧九斗七升四勺六抄六撮七圭四粟共折色糧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八石八升八合九抄七撮七圭八粟八粒每石徵銀一兩三錢八分四釐一毫九絲七忽九微內免派加增站銀二百五十一兩六錢一分九釐六毫四絲共額徵銀三萬六千一百三十六兩二錢九分六釐七毫八絲四微三纖一塵三渺上等一則水地六百六十八頃六十八畝九分四釐七毫四絲三忽賦役全書每畝科糧七升三合六勺六抄七撮六圭現行編審冊今每畝折徵銀九分八釐二毫七絲九忽二微六纖四塵每畝徵

本色糧二合一勺七抄五撮七圭四粟五粒　二則徵水地五
十頃八十九畝二分七釐九絲六忽賦役全書每畝科糧六升
五合一勺七抄現行編審冊今每畝折徵銀八分六釐九毫三
絲九忽一微八纖一塵一渺每畝徵本色糧一合九勺二抄四
撮六圭九粟八粒　中等一則平旱地二千三百六十四頃九
十三畝八分一釐五毫六絲五忽七微賦役全書每畝科糧五
升六合六勺七抄現行編審冊今每畝折徵銀七分五釐五毫
九絲八忽一微五纖六塵三渺每畝徵本色糧一合六勺七抄
三撮六圭五粟　二則浮原地七百一十頃六十二畝六分九
釐三毫四絲一忽賦役全書每畝科糧四升五合三勺三抄六
撮現行編審冊今每畝折徵銀六分四毫七絲九忽五微四纖
三塵二渺每畝徵本色糧一合三勺三抄八撮九圭二粟　下
等一則趄坡地一千八十五頃八十三畝三分八釐四毫五絲
八忽二微賦役全書每畝科糧三升四合二撮現行編審冊今
每畝折徵銀四分五釐三毫五絲九忽六微六纖一塵九渺每
畝徵本色糧一合四撮一圭九粟　二則山坡陡地四百一十
三頃一畝三分三毫一絲七忽賦役全書每畝科糧二升二合
六勺六抄八撮現行編審冊今每畝折徵銀三分二毫三絲九
忽七微六纖每畝徵本色糧六
勺六抄九撮四圭五粟九粒

租糧賦役全書原額本折共五百七十八石二斗六升八合四
抄九撮七圭九粒每石徵本色糧二升九合五勺三抄三撮二圭六粟共徵本色糧一十

七石七升一合八勺五抄七撮每石徵銀一兩三錢三分四釐二絲九忽一微共徵銀七百七十一兩四錢二分六釐四毫一絲

武定侯爵地李志二十頃內上地八頃五十二畝六分六釐六毫每畝徵銀八分下地一十一頃四十七畝三分三釐四毫每畝徵銀六分共徵銀一百三十七兩五分三釐三毫二絲

張志按明史功臣表武定侯者郭英也官於朝而采地在此又按前志所載賦役全書地畝細數與現行全書相符其徵糧徵銀數目概不相同蓋歷年損益之故今依現行全書更正至六則地畝科糧數目與全書相符而每畝徵銀徵糧科則全書統於總數內今依現行編審冊於六則地畝之下將徵銀徵糧細數逐一開明

六則地畝均徭李志原額共徵銀二千二百一十二兩一錢七釐二毫六絲三忽三微八纖四塵八渺遇閏加銀一百五十六兩四錢七釐九毫三絲八忽上等一則水地每地派均徭銀六釐一絲五忽九微五纖四塵八渺二則徵水地每畝派均徭銀五釐三毫二絲二忽四纖九塵二渺中等一則平旱地每畝派均徭銀四釐六毫二絲七忽

八微六纖八塵八渺 二則浮原地每畝派均徭銀三釐七毫二忽二微九纖五塵 下等一則趕坡地每畝派均徭銀二釐七毫七絲六忽七微二纖一塵二渺九漠 二則山坡陡地每畝派均徭銀一釐八毫五絲一忽一微四纖七塵九渺

匠價乾隆二年按糧攤徵共銀一百三十二兩六錢六分

原額人丁三門九則不等共折下下門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四丁每丁徵銀一錢四釐二毫四絲一忽六微九纖六塵四渺內除優免丁二千三百五十三丁實行差丁六萬九百六十一丁共徵銀六千三百五十四兩六錢五分八釐七毫六絲四忽六纖九塵六渺

以上地丁並均徭匠價共銀四萬五千三百九十七兩四錢二分三釐五絲九忽九微二纖九渺八漠雍正五年請倣以糧載丁之例等事案內減銀二千五百五十九兩六錢四分二釐三毫九絲五忽三微九纖五塵五渺止該銀四萬二千八百三十七兩七錢八分一釐三毫六絲四忽四微三纖五塵四渺八漠

二條俱現行編審冊

起運銀前志編審冊共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二兩五錢八分五釐四毫七絲二忽九微二纖七塵四渺九漠四沙九洙五涯據咸豐八年估餉冊共起運銀四萬三千一百九十八兩八錢二分八釐六毫二忽七微四纖一　漠五沙七洙九涯遇閏共加銀二百八十兩四錢八分九釐三毫七絲五忽七微二纖一渺九漠二沙二洙五涯六灑

存留銀前志編審冊共三千八百四十四兩五錢九分一釐二毫一絲三忽二微八纖六塵二渺四漠五沙六涯據咸豐八年估餉冊共存留銀三千七百七十三兩三錢二分八釐四毫四絲六忽一微五纖一塵二渺四漠五沙六涯遇閏共加銀二百五十三兩八釐二毫四絲三忽五微　額外年例盤纏銀一十二兩李志

李志按全書民糧一石起價一兩三錢八分九釐零蓋總明季夏稅秋糧絲綿諸條斟酌其中而折徵者也額外更立均

徭自後復有加增站支數項每石歲徵銀一兩四錢八分零細數俱載由單歲給花戶名曰易知由單令小民按單輸納

康熙三十年

奉文停給

存留支款

一俸工項下

督糧道俸薪銀一百一十六兩五錢二分三釐七毫九絲四忽五微二纖二塵五渺內均攤銀五十九兩九錢二分三釐七毫三絲一忽五微一纖七塵留抵撥補各官役俸工

知縣俸薪銀四十五兩內均攤銀二十兩七錢四分二釐八毫二絲一微四纖五渺留抵撥補各官役俸工

縣丞俸薪銀四十兩

典史俸薪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教諭訓導二員各俸薪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外撥補全俸四十八兩四錢二分

督糧道衙門 門子四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 快手一十二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七十二兩遇閏加銀六兩 皁隸一十二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七十二兩遇閏加銀六兩 轎傘扇夫七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四十二兩遇閏加銀三兩五錢 聽事吏二名每名歲支工食銀

六兩共支銀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　鋪兵二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

知縣衙門

門子二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　皁隸仵作一十六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九十六兩遇閏加銀八兩　馬快八名每名歲支工食草料銀一十六兩八錢共支銀一百三十四兩四錢遇閏加銀一十一兩二錢　民壯二十四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一百四十四兩遇閏加銀一十二兩扣充解餉看監禁子八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四十八兩外每名加銀二兩共加銀一十六兩遇閏加銀四兩　轎傘扇夫七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四十二兩遇閏加銀三兩五錢　庫子四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　斗級四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　鐘鼓夫五名每名歲支工食銀二兩四錢共支銀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　鋪司兵見建置永豐倉斗級二名敬祿倉斗級二名每名歲支工食銀一十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五絲共銀四十二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遇閏加銀三兩五錢五分五釐五毫五絲五忽

縣丞衙門

門子一名歲支工食銀六兩遇閏加銀五錢　皁隸四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　馬夫一名歲支工食銀六兩遇閏加銀五錢

典史衙門門子一名歲支工食銀六兩遇閏加銀五錢皁
隸四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共支銀二十四兩
遇閏加銀二兩馬夫一名歲
支工食銀六兩遇閏加銀五錢
教諭訓導衙門齋夫三名每名歲支工食銀一十二兩共支
銀三十六兩遇閏加銀三兩膳夫二名每
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共支銀
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遇閏加銀一兩一錢一
分一釐一毫門斗三名每名歲支工食銀七兩二錢共支
銀二十一兩六錢遇閏加銀一兩八錢廩生二十名每名
歲支月糧銀三兩二錢共支銀六十四兩
遇閏加銀五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

一雜支項下

春秋二季祭祀 聖廟及各壇祠並無祀鬼魂品物等項共
銀七十三兩三錢五分一釐二毫八絲三忽二微八纖六塵
二渺四漠五沙六涯祭旗纛並犒賞民壯銀五兩八錢
鄉飲銀五兩布政司紙劄銀四兩二錢以上二項道光間
奉文裁汰
銀兩解庫

一孤貧項下

孤貧四十名口共支月糧銀一百四十四
兩遇閏加增銀一十二兩布花銀二十兩

一驛站項下見建置

軍屯王田三則張志現行徵收冊共旱地二百三十一頃二十畝八釐七毫每畝起科不等並山坡陸地二百四十七段共徵本色市斗糧一千一百一十五石二升六合三勺八抄八撮八圭折色銀一百八十八兩九錢五釐一絲七忽一微內一等旱地一百二十三頃七十畝九分九釐每畝科本色市斗小麥二升七合九勺本色粟米二升七合九勺折色銀一分五釐二毫七絲二等旱地六十三頃二十六畝九分六釐一毫每畝科本色市斗小麥三升九合八勺三等旱地四十四頃二十二畝一分三釐六毫每畝科本色市斗小麥三升七合山坡陸地無頃畝共科本色市斗小麥三十五石八斗二升六合八抄以上

共本折銀一千三百三兩九錢三分一釐六毫三忽一微每兩每石徵均丁銀四分三釐四毫八絲七微一纖七塵四渺一漠

按銀糧以法科算共徵均丁銀五十六兩六錢九分五釐八毫八絲一忽五微五纖六塵三渺八漠三沙五洙六涯五灑遇閏加銀

四錢八分一釐七毫五絲八忽七微五纖八塵七渺七漠四沙二涯

張志按明史秦愍王傳秦川多賜地軍民佃以爲業供租稅郎王田也明都司所管今歸督糧道按王田今名更名

屯糧張志現行徵收冊官下旱地二十二頃三十四畝四分三釐內除在於欽奉事案內改隸咸甯高陵二縣官下旱地二頃四十九畝八分在於敬陳淸理寄莊寄糧之屯糧等事案內改隸咸甯醴泉臨潼盩厔涇陽五縣官下旱地二頃四十八畝五分又於敬陳淸理寄莊寄糧等事案內接收咸甯長安臨潼高陵盩厔醴泉六縣官下旱地四頃八十九畝七分一釐實在官下旱地二十二頃二十五畝八分四釐每畝科本色豌豆二升四合本色粟米三升六合每畝科折色糧二升折布銀四釐二毫每畝科丁條銀一釐七毫馬銀一釐草銀二釐四毫軍下旱地四百六十九頃四十五畝七分五釐三毫一忽內除在於欽奉事案內改隸咸甯高陵二縣軍下旱地三十七畝在於敬陳淸理寄莊寄糧之屯糧等事案內改隸咸甯醴泉臨潼盩厔涇陽五縣軍下旱地七頃九十六畝四分又於敬陳淸理寄莊寄糧等事案內接收咸甯長安臨潼高陵盩厔醴泉六縣軍下旱地一十六頃二十八畝四分五釐實在軍下旱地四百七十七頃四十畝八分三毫一忽每畝科本色豌豆一升八合本色粟米二升二合每畝科折色

豌豆二升折布銀四釐二毫每畝科丁條銀一釐七毫馬銀一釐草銀一釐八毫

減徵布地一頃四畝每畝科折色糧六升折布銀一分二釐六毫

官廳地二畝八分九釐每畝科本色粟米三升

張志按明史兵志西安有前後左右四衞散在各縣以軍隸衞以屯養軍其云官下地者千戶百戶所食軍下地者軍士所食皆屯民耕納

以上共徵豌豆九百一十二石七斗五升四合六勺一抄四撮一圭八粟內除暫留屯丁二名兌食本色豌豆三石六斗實徵豌豆九百九石一斗五升四合六勺一抄四撮一圭八粟共徵粟米一千一百三十一石二斗九升四合九勺六撮二圭二粟內除暫留屯丁二名兌食本色粟米四石四斗實徵粟米一千一百二十六石八斗九升四合九勺六撮二圭二粟共丁條銀八十五兩一錢二分五釐六忽一微一纖七塵馬銀五十兩七分三釐五毫三絲三忽一纖草銀九十一兩四

錢六分七釐八毫六絲三忽四微一纖八塵折布銀二百一十一兩一錢七分三毫六微四纖二塵

額丁銀一百七兩五錢八分九釐二毫二絲七忽二微六纖六塵二渺六漠三沙七洙七涯五灑內除暫留屯丁二名兌食銀八錢四分實徵銀一百六兩七錢四分九釐二毫二絲七忽二微六纖六塵二渺六漠三沙七洙七涯五灑據同治元年估餉冊原額屯地共五百二頃二十二畝二分三釐二毫一忽內軍下旱地四百七十八頃八十九畝五分二毫一忽與張志異實徵丁馬等項銀五百四十七兩一分九釐實徵市斗豌豆九百一十一石八斗三升一合一勺八抄二撮市斗粟米一千一百三十石一斗六升六合二勺七抄八撮共糧二千四十一石九斗九升七合四勺六抄

唐四陵起租餘地共六頃五十二畝五分八釐九忽每畝徵租銀八分

共徵銀五十二兩二錢六釐四毫七忽二微內除存留支給唐國公臧懷恪李國貞二墓戸工食銀一十二兩止解司銀四十兩二錢六釐四毫七忽二微

學田 李志計地五十六畝九分二釐張志內計水地三十三畝每畝徵小麥一斗五升粟穀二斗旱地二十三畝九分二釐每畝徵小麥一升三合三勺零粟穀二斗七升二合七抄零共徵小麥一十石三升粟穀一十三石一斗八合

耗羨 康熙六十一年總督年羹堯因陝省虧空甚多議於額徵地丁錢糧每兩徵收加二耗羨以一錢四分補苴虧空以六分充公用及各官養廉雍正四年奉文民屯地丁並課程匠價銀兩每兩俱徵收耗羨銀二錢以一錢五分充一應公用養廉以五分買助社倉乾隆元年奉 旨加二耗內裁減五分止照一錢五分之數徵收惟更名折色銀每兩七分五釐加耗

戶口李志明洪武二十四年戶三千三百三十四口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宏治五年戶增至四千一百一十口增至四萬四千九百二十八崇正末不可考

國朝編審三門九則不等共折下下門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四丁內除優免丁二千三百五十三丁實行差丁六萬九百六十一丁每丁徵銀及共徵銀數見前

順治十四年編審出溢額下下門丁四千三百四丁該徵銀四百四十八兩六錢五分六釐優免不盡停免下下門丁一千二百丁該徵銀一百三十五兩七錢三分三釐一毫八絲軍籍丁銀一千八百四十九兩六錢七分四釐六毫六絲三忽七微四纖八渺牧馬軍戶免派屯丁三門九則不等共折下下丁九百一十七丁每丁銀七分二釐共徵銀六十六兩二分四釐

雍正五年奉文以糧載丁攤入田賦內徵解外自康熙五十五

年以後編審續生人丁欽遵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恩詔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爲額永不加賦咸豐十一年保
甲冊戶口共男女大小一十六萬三千餘名口同治三年撫卹
冊回亂被害共男女大小二萬三千餘名口病故共四萬八千
餘名口逃亡未歸共一萬九千餘名口現存男女大小共七萬
三千餘名口光緒丁丑戊寅間大饑道殣相望己卯清查荒絕
地畝現存男女大小四萬[redacted]千餘名口

前志自三代以至宋金貢賦之法悉載之然皆統言秦雍卽
非三原所獨今不具特取前志所列有明一代賦役大略及
國朝更定之制以見
聖祖仁宗寬恤民力遠軼前代
蓋去近世夏稅秋糧農桑諸名色而總歸於地糧人丁歲有
定額永不增加洵第一仁政哉昔橫渠張子嘗欲復古井田

今卽不能而朱子漳州經界之法正可因時推行伊川先生曰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夫　國家愛民取下有經未始非三代什一遺規丁役隨糧又時下　詔諭不得車馬擾農然則爲民父母者如之何其不體　朝廷矜閔元元至意寓撫字於催科而顧重困吾赤子哉況經兵燹饑荒孑遺有幾正如陸稼書靈壽志所云輕徭減賦猶恐其日蹙而加之以雜派重之以貪墨民之不爲溝中瘠者幾希嗚呼休養生息總延殘喘元氣之復可旦夕能耶

同治甲子郎報浙江奏請罷除通省浮費奉　上諭飭各省照辦蓋兵燹以來地荒民苦深可憂惻固宜　詔旨煇煌頒示海內夫浮費之由來無非巧取於民然大者法小者

廉欲州縣之不取於民必先上憲之不取於州縣朝邑李先生云得一賢大吏則諸州縣之弊胥去矣得一賢父母則一縣之弊立去矣是又吾民所日夜切望者也

権稅 明會典明初設三原稅課局 國朝康熙四十年裁 明宏治間課鈔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五貫五百文折銀一百一十六兩七錢二分萬歷初正課每歲亦僅百七十餘兩至崇正初漸增至千金董以大使邑諫議劉曰俊具疏祈減稅汰員乃併課権關有碑記後闖寇踞關中渠黨有原邑奸人何倘賢冀委收之利復行抽稅歲一千八兩相沿六十餘年國朝康熙三十二年知縣余璉申請豁除終未登聞但儘收儘解歲額少收一半止解銀七百八兩然稅名仍存三十八年知縣李瀛甫任事見城市蕭條閭閻廢弛會耆民馮應昌等泣控即為備詳請將原邑之稅加之潼關龍駒二處乃水陸要津所入者全省之通商舟車蟻聚貨物雲屯今以原稅灑之稅額增而客貨亦增增之者仍在民亦無損於商者也又覆詳云從來東南貨物陸路至潼關徵稅水路至龍駒寨徵稅此西安一府水陸之總権也過此則任商所往無復再徵獨至原邑又令重稅是病獨病於貨進原城之商矣如以原邑之稅估入潼關龍駒寨之額一統抽收使全秦之商共抬此一千八兩之入原數或止現今七百餘兩之解額衆擎易舉各無偏虧投雪於湯渾然無跡與在三原另行

起稅不出三百里之內兩次抽分獨苦原邑之商者其難易輕重實大不相侔也且以理計之有不得不併者潼關爲全陝門戶舍此必無他往龍駒寨爲漢南要津於此抽稅自無遺漏若三原與各州縣同一坦途旣無關隘之可阻又無津口之可扼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豈能向驅車而過者邀令入城而稅之耶又以勢揆之有不能不併者三原昔稱富庶今號凋殘未經設稅以前市店充盈貨物輻輳自流寇僭逆遭邑奸徒起立稅名踵弊至今商人避稅視三原爲畏途矣然向時猶有土販戀戀鄉邑不忍他往撐持稅務自今大荒之後遠商無蹤土販亦少遇有販夫攜負入城者搜盡亦難足數又以情論之亦有不可不併者凡與三原接壤者皆係府屬同爲王土而抽徵稅銀獨在三原已屬偏累矧各商因避三原之稅俱赴鄰封鬻賣以致縣市日見蕭條鄰封城市日見繁盛是實貨歸於鄰封而空稅承賠於原邑詳上府司轉申撫憲華公顯會督部院席公爾達題請嗣後凡屬貨物皆由潼關及南路之龍駒寨東路之大慶關出入應將此七百餘兩稅銀於此三關兼併徵收潼關增銀三百兩龍駒寨增銀二百四兩大慶關增銀二百四兩似此於國課無虧商民兩便戶部確議奉 旨已革有碑記其事

課程 李志銀三十四兩二錢七分遇閏加銀二兩八錢五分五釐八毫三絲三忽三微三纖

地稅 李志無定額每年約解銀一百二十兩張志乾隆年間約定額銀二百九十二兩七錢八分四釐七毫三十年報解銀二百一十兩二錢四分九釐

商稅 李志無定額每年約解銀一百六十四兩張志乾隆年間約定額銀二百四十兩八錢三十年報解銀三十兩一錢六分按咸豐間約解銀四百二十八兩四錢九釐

當稅 李志每座銀五兩合縣共三十七座共解銀一百八十五兩張志乾隆年間約額銀三百三十五兩三十年報當鋪六十九座共解稅銀三百四十五兩現在當鋪二座

𠀐帖 李志額銀五十三兩七錢張志乾隆年間稅銀四十八兩三錢三十年報𠀐人一百二名共納稅銀四十五兩九錢

按咸豐間查𠀐行九十三戶共納稅銀四十一兩一錢

按字典中山詩話云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爲𠀐𠀐似牙因訛爲牙耳今通鑑亦作互市牙郎是昔人以𠀐爲互字後轉而作牙若竟書互爲牙並讀如牙字之音誤矣

按以上四項無加耗

水利

天白渠 即北白渠漢趙中大夫白公即鄭國渠故道復穿爲之因名 漢書民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自涇陽北限分水經縣穿城過東流共灌田

二千九百五十二畝按渠入縣西關支分南出曰石囤斗灌田五頃額夫五名穿城至東關支分南出曰平皋小斗灌田七頃額夫七名今渠崩其夫告鉗僅灌關內田四十餘畝出東關外南行曰平皋大斗灌田九頃五十畝額夫九名半又東北流林李堡外曰曲渠斗灌田十三頃五十畝額夫十三名半又東北經馬家高家堡至大召村曰觀相斗一名灌湘灌田十一頃五十畝額夫十一名半渠舊入富平今至大召村止又據督糧道水冊所載順治九年三原用水每月初三日午時初分起至初八日亥盡止後水不下流知縣李瀛詳請會同涇陽醴泉高陵三縣修洪堰砌大小退水二槽水得如前雍正五年又修每月改爲初十日未時初刻起至十三日卯盡止減去水期二日九時順治九年舊例水糧地四十六頃五十畝乾隆六年裁去水糧地一十六頃九十八畝下存二十九頃五十二畝張志三原有夫八百名康熙閒四十六名半今仍之

邢堰 長安圖說在縣西陽里邢村不知昉於何時蓋爲北限地高水勢不及遂引清冶二峪水經三原龍橋以東至邢村之田截河爲堰其水與涇水合流以溉三原並櫟陽渭南屯所之田其堰長四十餘步其下分爲二渠北曰務高渠南曰平皋渠中有深溝人呼爲乾渠乃故白渠也又李志西北一里許清河南岸有古渠一道南抵白渠又清河上流東岸亦有古渠一道遶北關迤邐東北去明時遺跡尚存人亦謂之邢堰蓋邢堰廢後復作此堰乃沿舊名後亦廢

中白渠 通志在縣南官村自高陵入縣界東流自高家堡支分爲洪沙渠東入臨潼界其白渠正流復入高陵常家村

張志高家堡卽今東鄉俗呼橋兒上者鄉人云舊有大橋以通渠水今廢

張志按史記河渠書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灌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臣始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皆畝一鍾因命曰鄭國渠漢書溝洫志元鼎六年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顏師古倪寬傳注曰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益溉鄭渠旁高卬之田爲六輔渠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民得其饒是爲白渠以後屢經修築至宋史河渠志至道元年詔太常博士尙賓乘傳經度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號豐利渠元河渠志至大元年涇陽尹王琚爲西臺御史建言於豐利渠上更開石渠長五十一丈闊一丈深五尺五年渠成名王御史新渠明成化初副都御史項忠自舊渠上穿小龍山大龍山右都御史余子俊又經略之副都御史阮勤訖其工名廣惠渠彭漢有記涇陽志正德閒巡撫陝西蕭翀鑿石四十二丈至萬歷閒邠乾兵巡道沈子章疏補壅漏渠深廣倍昔又名通濟渠國

朝順治九年涇陽知縣金漢鼎重修廣惠渠通志雍正五年發帑將鄭白龍洞挑濬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督臣

岳鍾琪遵奉盡去淤塞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五縣皆饒灌溉

附洪堰白渠制度涇陽志云歷代修洪口石堰當河中流直抵南岸立石囷以壅水令其入渠每行可用一百餘囷凡十一行每囷用椽四十八條梓稷二條棗條六十擔編之實石其中每縣役二人看堰但遇水漲損堰隨即修之此堰之制也渠首開石下廣一丈二尺上廣一丈四尺石盡處爲土渠下廣一丈八尺上廣五丈深視地之高下渠兩岸上各空地一丈四尺例禁無得當攔循水道徑自洪口下行七十里當縣涇陽北五里許立三限閘以分水故又稱曰三白渠其北曰大白渠中曰中白渠南曰南白渠大渠之下是爲邢堰邢堰之上渠分爲二北曰務高渠南曰平皋渠中白渠之下二十里是爲彭城閘渠分爲四其北曰中白渠其南曰中南渠又其南曰高望渠又其南曰隅南渠中南渠之下其北分者曰析波渠其南分者曰昌運渠獨南白渠無分三限彭城兩處乃各縣分水之要北限入三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三原櫟陽南限入涇陽每分水時各縣官一員至限公共分之乃無偏私若守閘官妄起一寸即有數徼餘水透入別縣立堵門以均水爲堵總共一百三十有五限上堵門十九南限十二中限十北限五務高渠二十三平皋渠八中白渠二十二中南渠十五高望渠十一隅南渠五析波渠一昌運渠三渠兩岸上各空地入尺凡渠不能出水則啟而通之凡水出堵各戶自以小渠引入其田委曲必達又置退水槽遇水漲泄以還河此渠之制也又每奉令利戶植榆柳以堅堤岸其涇陽三限高陵彭城二限口各縣役監戶一名與都監固守之以防盜水凡水廣一尺深一尺爲一徼

以百二十徽爲準守者以度量水日具
尺寸申報所司憑以布水各有差等

附白渠用水則例 涇陽志云凡用水先令堵吏入狀具堵內村戶苗稼官給由帖方許開堵用畢各堵以承水時刻澆過頃畝田苗申報水直每歲自十月一日放水至七月中住罷初論麥苗秋禾廝溉有定時違者罪之每令聽民便但不得過應有水限耳其水限初每一夫溉夏秋田二頃六十畝後改一頃七十畝今一頃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堵溉畢閉堵即刻交之上堵以次遞用堵內諸利戶各有分定時刻其遞溉次序亦如之夜以繼日不得少違有多澆者斷罰有差初每畝罰麥五斗若非利戶者一石後減半焉又堵吏匿盜水不報利戶修築岸不堅罰植護岸樹無故於三限行立者皆有罰

附宋程伊川先生頤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塡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强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甯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與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與役踰年功已有敍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

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嘆至於流涕也閤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漑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之物料湧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偫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闗中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
祖抱恨泉下則某生平之志願足矣

附明涇陽令袁化中條陳 昔韓惡秦之强也陰使水工鄭國入秦興水利以疲之國至秦北山

下視涇河巨石磷磷約三四里許而涇水流於其中堪以作堰於是並石囷以壅水每行用一百餘囷凡一百十二行偕天生衆石之力以爲堰骨又恃三四里衆石之多以爲堰勢故涇流於此不甚激亦不甚濁且堰地高下一瀉百里東投洛水達於同州灌田四萬餘頃利何溥也夫名爲水利而謀欲疲秦則渠成之難可知矣時猶土渠也非穿山也時猶順水之性也非與水爭也第涇流怒激衝突漱滌日下而河中石漸摧落故石囷無著漢時已不能引涇入渠矣太始中有中大夫白公者復於上二千步外鑿渠引涇下達鄭渠名曰白渠灌田僅四千五百頃水利已十不逮秦矣然河勢猶寛平也山足猶易鑿也歷經唐宋至大觀初涇河日低渠不能引命提舉常平使者趙佺又於白渠之北鑿石渠一年九月興

工四年九月工成名爲豐利更借上流河中大石築大堰引涇水下接白渠復灌田三萬五千餘頃然利不數年渠又高堰日壞水不能入元至大閒御史王琚建言更於其上開石渠五十一丈延祐元年興役至元五年工成引水下入故道名王御史口第渠口漸改漸高漸高則山勢漸狹水流愈激水利日微至今名水地者十不灌一訟者紛紛巡撫項公請自舊渠上於龍山後崖劃開穿山爲腹鑿石渠一里三分欲上收衆泉下通故道但山中石頑如鐵工作甚難日用炭炙醋淬乃舉鑿焉故名鐵洞洞深者百餘尺淺者亦不下五六十尺寬僅四尺工役仰視不見天日興工於成化初年暨余公阮公凡十有七載而工始成名曰廣惠渠渠成而官民之力竭矣河引而淤塞之患曰甚矣無論利遠不及秦漢視宋元之水利亦不逮十一於是盡除富平諸縣之水大減涇陽五縣之利視各處多寡而分水焉後定灌田僅八百頃耳此非計畫疎工力少也止以廣惠渠口直入涇陽兼以廣惠渠身去河流不甚遠且北山之石堅硬難鑿亦甚不闊故涇水洶湧沙石滾滾而來則渠口塞而不能入即入者流不百步水勢稍緩沙石并沈廣惠之渠身亦中滿而難通矧更上之弔兒嘴乎倘開此嘴而可另達一渠則勞一時利萬世豈不繼鄭國流芳之美但鑿成之後勢必復由廣惠以行今廣惠之渠能引涇水而無用則弔兒嘴之修恐亦廢同廣惠耳故議者數年不決且今之所急者非水不足也龍洞以下有大泉如斗者數十昔皆入渠今涇水泛漲山麓衝決渠岸崩壞自天澇池而上水盡入涇下之入渠者不過以小泉數眼耳

倘以弔兒嘴之物力省十之一自下而上盡修諸岸以收北山之水則水本不小而四縣之利不亦溥乎今進言者止知其開不知開之無用虛糜脂膏事亦非輕願當事采擇焉

附明三原令張縉彥八策

一因水㶟渠舊規修築之法掘泥貼岸岸窄堆土遇雨崩衝依然入渠壅塞不如退水之際自廣惠渠起至退水槽爲一工自退水槽起至樊坑爲一工自樊坑起至王屋一堵爲一工先將王屋堵決開鑠旱溝抵涇河水流甚急其夫役各持杴钁鐵扒將沙土攪起順水衝送淨盡其有石子瓦礫難以衝送者乃開　用一繩桶運出岸上所謂因勢利導也退水槽以下亦如此法

一就近取石舊規砌岸石塊皆取之後山遠十里餘每石一尺鑿工運費計四錢有餘閱碑陰所載谷口郭氏至欲以生鐵代石謂石之價猶浮於鐵也昨由龍山迤北周迴審視驗石工所造從亂山中磽确異常無論馬不能進即徒步亦難及到石工鑿處驗視不過土石相雜石皆成片較輭於諸山耳因問何獨用此曰從來相傳如是因謂渠岸傍山四面皆石何以不用曰其石頑不堪用也不知石頑則堅雖鑿取稍難而隨鑿隨砌不旁移一步何如省便從來石工欲以輭石搪塞只圖僨己也

一夫役包工舊規農隙起夫查照水地分定丈尺派取各縣夫役用爲掏渠抬石之役看得渠口一帶深山窮谷人煙既少薪火亦艱每縣夫役千百名無論遠在數十里之外無處打火而天陰雨溼並無立站之地今但約照地分工任其土人包攬鄰近村落當農暇無事

必樂爲用土人既得營利各縣不至騷動也一分別砌岸
近日龍洞內土石塞滿篩子洞以上舊砌渠岸大半衝崩渠
水上溢下漏蓋由舊日修渠邊用方石中用圓石沙土填滿
石縫抹以石灰是以初若可觀一遇水發即潰土人云舊拆
豐利渠岸俱是大塊方石用鐵錠貫連中用糯米石灰灌滿
六百年來米粒猶新今須照此修理可經久矣其漏者在渠
底須拆到底在渠中腰即拆到中腰在渠面止拆渠面蓋岸
之經久不壞者必其舊修得法不可輕動也一添設截板
一涇水不能入渠以渠中土滿耳今渠中所受泉水初出山下
一塵不染其土沙乃涇水壅之耳涇水一石其泥八斗載在
古史一經泛漲渠身遂壅其水由廣惠渠及豐利通濟白渠
王御史謂口漲入者居多由渠岸橫溢而入者亦數年一次
是以舊渠口皆大石塞之惟恐不密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
濁水淤渠七月啓涇口引涇水灌地則古人用河不過冬季
數月故必多置木板截口使水手老人因時啓閉庶乎受涇
水之利無淤渠之害矣一隄防山水渠道壅塞不特涇水
泛漲其暴雨山水猶甚觀水磨大王小王三渠俱有石橋架
渠上接山水繇橋入河不使到渠後添修野狐橋接旱北渠
岳家村水可謂得法今查龍洞溝李家溝馬道等處仍舊入
渠淤塞當令各地方無橋處所築土堰堵山水令入店子溝
及呂家滹沱庶山水有歸渠不受淤塞矣一木石堰水似
不可行唐人於白渠口鑿孔樹樁下囷實石以堰水入渠此
洪堰之名所由起也今涇水上流其勢甚急如奔雷怒霆數
丈之石尚然衝流人工幾許而能以木石堰水數月之力不

能當其一瀉似停之便也一相其地勢漸次開鑿前七月初六日看龍山見廣惠渠口壅塡不可蹤跡涇比渠身可低數尺似不能引之入矣及聞八月初二日復至龍山見渠身因水衝開故址宛然河水已與之平但龍山下塞而不透耳若掘渠去窒水入渠者可三四分從此溯流而上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河身漸高受水漸多以次開鑿陸續補湊直至弔兒嘴無難矣

附王太岳涇渠總論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淸谷濁谷及薄台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也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取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跡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甯大觀閒鑿中山引涇水於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涇水出中山谷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卽山谽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不爲害制置旣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

驅今就古以相附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曉往往疑於夸誕史記曰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幷諸侯以余考之秦之强始於孝公商君歷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諸侯至於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矣譬之羸疾歸於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間耳而或者誣舉一日之事謂死於此非確論也始皇之立也體暴橫之姿而承六世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六國者初不聞有發憤自彊以能與秦抗方且蹙縮屛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當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幷於一而不能已之勢秦特投間應會而六國之社已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奈何司馬氏遽以是爲鄭國功耶嚮使秦殺國而趨伐韓韓能支乎嚮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將終不得吞二周併諸侯乎此史家鋪張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又所謂畝收一鍾者注云鍾六斛四斗而小爾雅二缶謂之鍾注云八斛至淮南子要略篇注則云鍾十斛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斗至於八斛十斛者又鄭渠注洛三百里而云溉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里比鄭渠之長當三之二而溉田纔四千五百頃十少其七八相懸何太甚也矧古今頃畝異制宋祁謂周制步百謂畝商鞅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然秦旣廢井田開阡陌亦足盡地力矣而是時始爲賦賦從畝出秦豈肯廣畝以減賦耶必不然矣漢書食貨志注鄧展

曰古百步爲畝漢書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而桑宏羊曰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當於情事爲眞而鄧趙之說流傳有本田制改於漢不改於秦審矣由是言之秦猶用周百步之舊則當時所謂四萬頃者止得漢之一萬六千餘頃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爲據其他書傳同異尤多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止溉一萬餘頃文獻通考曰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而唐書云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歷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字之譌然其下書云歲少四五百萬斛以歲收最豐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得此數則豈非永徽萬頃灌浸幾於盡廢故唐書謂減至六千畝而馬氏作通考或者未之詳耶宋湻化間杜思淵言舊白渠溉田歲收三萬斛計其田初不甚廣及至道間梁鼎陳堯叟則曰田存不及二千頃尋使皇甫選何亮相視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其後景祐間王沿又言今纔及三千頃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萬畝而天歷間陝西省准屯田府照乃言溉七萬餘頃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云溉田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又溉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其後彭華據作記亦曰八千餘頃而袁化中親見舊碑刻實止書八百頃田豈能自贏縮耶年代既久傳聞異辭記載之人各隨所得書之不相統一其爲乖牾固無足怪至若項公作記渠實未通何由逆知溉灌之廣此必有人希意獻媚粉飾增加而

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之上下相蒙者也由此以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五千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辭與當時有司告報之數史臣特取故牘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爲書庸足信乎昔者莊熊羆請穿龍首渠以爲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其饒自古喜事夸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明之事殆亦類此孟子所以取武城二三策也或者曰爲其利民也故亟書以勸是又未覩於利害之數者也夫穿渠之勞豈不可數而知哉鄭渠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白渠之功詎獨下此宋之渠以功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屢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至直金二兩而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塞渠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況召匠貼役繫椿起堰下至梢茭芭棧麻鐵苦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益騷然煩費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功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囤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

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役作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澁沾潤益寡爭訟鬭狠姦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恆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巖陰翳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繩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豈如此今之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費官金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瀜浩衍合能劾技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和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豈非萬世之永賴百王之極則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星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而盤固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嚮使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暇尚何穿山築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敗而善爲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弊政而常能轉禍以爲福因敗以爲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其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隄壩而已隄之作

亦自項襄毅時不過寬七尺崇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堤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綱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堤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足以障泉而不足捍涇昔人比之布甎於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巔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間陿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齧抉撳陊以圖一逞不幸而援以尺寸之閒而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隄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甯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甯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為非宜聞之故老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為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為渠口蓋猶覬欲引涇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眾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制壩以拒其入顧猶低佪顧戀僥倖於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汙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為利較然明矣此

其於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缺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而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他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水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雖嘗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狃於尋常以爲無事略不視省或微損已見忽不爲意不以聞官坐使渠水滲漉日減月削猝遇漲水隳圮立見如此之弊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費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於戲

國家規措之詳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其美善今所言者皆歲修事耳然非愷悌君子盡心勤民者不能任焉南陽召杜其終不可復見與董子曰事在勉彊而已

歐陽子曰職思其位是豈不在有司者哉

張志按前志謂修堰起夫繁費齎貴輸遺害不可勝言此雍正五年以前之事自雍正七年設官專理題請西安管糧通判改董水利移駐王橋鎮隨時修葺額有歲修帑銀無復起夫之累又改邑丞專司水利但原邑水程自涇邑三渠口支分涇民欲擅其利於分水之始地故令淤高以致水難上渠及原者涓滴耳乾隆乙酉夏秦君佐馬士騆查獲三渠口居民邢十盜用原邑水程具白邑丞李實薰盡去淤高之地然後地與渠平暢流入余家堵盛於昔者數倍人咸利焉其

自記云原之有鄭白渠也自涇陽三渠口分爲南北渠南渠地低水急流入涇陽高陵北渠地高水緩流十餘里至余家

堵爲三原界又十里至西關穿城出東關灌五堵田司水者於月之初十日晨遣役率水老五堵赴三渠口同涇陽水老於午時初刻上閘申刻水進城水老往來察其爛板漏眼離槽脫口邀截之弊至十三日卯時余家堵截水方止月朔傳牌各修渠道東西洞口屬五堵城以外屬經過地戶城以內屬沿渠各戶城內本係陽渠寛丈數深可走馬揚鞭歲久塡塞寛深僅六七尺而東西渠岸多鋪面尤窄甚有始而架板蓋蓬繼以築牆成屋竟占官道遂成陰渠淤而難掏鼓樓之旁爲最下車之後廉得其弊旣不忍毁成物以厲民又不敢以因循而弛利多方勸修親歷街衢渠洞者經年水始暢流又以馬道陰渠迷壅必截東門閘口經夜泮池始滿然後水歸正渠東行舊係小甲貧民修濬以其責民無如捐修自購磚石舊制增寛二尺深四尺置以閘板旁洩而泮池旋盈閘口無截東關多一夜水程矣惟自余家堵以上至三渠口十里涇地涇民關移催修置若罔聞偷漏邀霸亦所不免乙酉八月予攝涇陽丞履勘灣塞者七十餘丈狹窄僅尺許者五十丈有奇濬深二尺增寛四尺百餘年淤塞帀旬而通涇民亦樂從之因思治法在治人司其職者能正以東下勤以巡查毋養尊而任役毋循私而廢公則滴水歸原萬家蒙澤豈但五堵享利己哉

同治五年巡撫湘鄉劉公札飭涇原修濬龍洞渠兩縣各捐貲興工舊以渠壞亦由涇民盜截水不至原者幾二十年時邑人

縣丞郭李生彬上書撫憲備陳利弊仍請復康熙年間六日水
期卽經府憲親勘酌定每月初八日[redacted]時承水十三日[redacted]時止
並除涇陽成村鐵眼長流之害又議儲銀生息以備歲修而仍
格於忌者不行

關中舊稱沃壤而渭北水利惟白渠爲大白渠灌數縣之田
歷代各有修濬固資溉潤勞費已極高陵呂涇野先生曰地
以鄭白渠夙推陸海稅額獨重於他郡省然渠堰雖通不均
而科徵如故如之何民不貧且逋也至水入原邑勢更細微
侵爭壅遏滋累日深近且渠道淤塞涓滴全無夫水猶昔也
利少而害多民已不堪況無利而徒遺害其猶謂之水利乎
今特詳其本末而備附前人之論使留心水利者審於緩急
利害之實而務出於至誠愛民之一念相時而動困蘇澤溥

庶免於涇野之嘆哉

毛坊渠李志在縣北三十五里横水鎮南淸峪河北岸作堰灌毛坊楊杜二里田一頃一十畝

源澄渠通志作原成渠李志在縣北二十里於閻村淸峪河西岸作堰專灌涇陽李家莊等處田

工進渠通志於楊杜村淸峪河東岸作堰經第五村又從東支分爲瓦磔斗又東爲胡斗自東而南爲佛面斗又南爲木完斗其渠正身東西穿涇陽之魯橋鎭與五渠合灌長孫等里田六十三頃三十畝與涇陽盈村等里田以上三渠皆每月初九日子時承水至二十九日戌時滿

五渠李志在縣北十五里於涇陽縣峪口西北淸峪河東岸作堰開渠行三里餘穿魯橋鎭南出里許龍王廟分堵東行七十

里下經小畦唐村張村三里灌田二百三十六頃五十六畝每月初一日子時承水至初八日亥時滿上經留官東陽西陽武官長孫張家豆村諸里與涇陽大陽丁梁西朱坊南等村灌本縣田三百五十五頃每月初九日子時承水至二十九日戌時滿此渠清峪水下合濁峪水東流上半與涇陽分用彼此以涓滴詰搆蓋利在必爭據上流者欲專之之故耳五渠舊在峪口李堡側水張滾堰上二十步作堰萬歷末年大水衝決河勢日低修堰甚艱水出磨渠接入五渠口內磨渠者邑中丞焦源溥之業因舊渠不通借為通渠經六十年至康熙戊寅磨渠將崩邑肇慶守李彥瑁捐資買地一十三畝有零南至峪口堡下北至第五村買渠一道其利甚廣西朱村有碑記

按五渠張唐小畦三里例用清濁二河全河水灌田名曰八復水蓋以每月初一日承水至初八日止謂滿此八日夜周而復始也餘渠皆初九日承水至二十九日止若遇大建則三十一日水程志未明言涇陽各里每欲爭用往往鬬訟至

今尤甚據明嘉靖四十五年臨潼參議武之望碑記云經何侯朝宗楊侯之璋雷公起龍及各上憲一除積弊定三十日水爲潤渠則案證明確何庸置喙今補載此語用息貪謀碑在西安府大門內文多不備錄據　國朝屢次定水碑文皆援此案大建三十一日爲張唐小畦三里潤渠水程光緒五年涇陽民復爭此日水經邑侯焦稟各上憲護理巡撫王以前部院劉僅據源澄水册未及查明碑記以三十日水定爲渠長修渠之用致起爭端委員查勘仍斷大建三十日水作爲入復行程潤渠之貲以符舊案並飭藩司議章永遠遵守

木漲渠李志在縣北十四里魯橋鎮西谷口下淸峪河東岸作堰灌留坊杜村等處田一百八頃與涇陽孟店里田承水日期與毛坊等渠同　通志先時河低渠高水不能行王端毅命鄉人從谷口以上買地開渠與木漲渠相接後因河水泛漲渠口衝壞端毅

子承裕復於上流買地開新渠水得通行舊時作堰俱用河中小石難以持久梁中書希贄輸三千金買大石塊壘砌深廣名曰滾堰障水不漏

小毛堰通志在縣北二十里引濁峪水於上流南岸作堰經流周家堡灌田三百畝李志灌長孫里地方田

長孫堰通志濁河出峪口東流經九郎廟灌西陽張村等里田五百畝李志在縣北二十里灌田六十三頃

馬牌堰李志在縣北二十餘里濁河口經西陽張村地方灌田三十頃八十三畝

薦福堰李志在縣東北二十三里經西陽里地方灌田四十八頃

木王堰李志在縣東北二十五里經東陽里地方灌田七十七頃三十畝

附清濁渠制度劉志從河壅水入渠有堰從渠析水入田有堵渠各開一堰每月引水入渠有定日堵分自一渠計各堵內田之多寡而以一月之日時差分之一堵閉然後一堵開皆期月灌一周耳

附清濁渠則例劉志各渠堰每月各以其地之上下爲序自下而上下地時刻盡堵閉上地乃開謂之下閉上開

按李志謂邑北水程之家每舉田畚以廬舍車牛願卸於人而莫應此其情隱不堪念耶然則清濁二渠利固不多而害亦等於白渠何也　國家設官水有專司豈無痛切民瘼使斯民實獲沃饒者哉

鹽引　國朝三原額商二十九名並一百七引每名銷引一百一十七道雍正六年河東鹽務衙門增餘引七年又增餘引三原派增三名共額三十二名一百七引七年部頒引八千七百道因河東舊例每名揭存三引爲解安引以一百一十七引而

支一百二十引之鹽今每名添足三引以符一百二十引爲一名之數三十二名並一百七引共銷引三千九百四十七道又代銷蒲夏引二十道總共銷引三千九百六十七道每引課額銀三錢九分八釐零每引一名封納大錁一錠重五十兩內除正課四十八兩賑濟銀一兩五錢紙價銀三錢六分一釐七毫五絲三忽每錠多銀一錢三分八釐二毫四絲七忽合算名曰扣錠川陝總督帶管鹽務年羹堯　題商辦額引加增引項下每引一名收官錢銀十一兩收公務銀二十四兩零八分又每引一名輸公費銀六兩又銷價銀二十四兩零八分惟餘引無銷價每年額引一名納銀一百一十五兩一錢六分二十九名並一百七引共額銀三千四百四十二兩三錢二分零餘引一名納銀九十一兩零八分三名共納銀二百七十三兩二錢四分代銷蒲夏二十引共納銀一十九兩一錢九分三釐總共納銀三千七百三十四兩八錢三分七釐六毫六絲零雍正三年河東巡鹽御史馬喀　題定加耗鹽二十斤每袋裝鹽一百二十斤兩袋共二百四十斤

按乾隆開鹽課歸地丁每正銀一兩攤徵銀九分九釐二毫原邑共應徵銀四千六百五十九兩七錢一分後又歸商民不納課近聽民販先課後鹽

茶　張志三原無定額亦未立商涇陽爲茶總滙就近發貢三原納稅甘撫初設茶馬御史在鞏昌後歸甘肅巡撫其興安所屬之茶行於西安者原人亦得買食但興安茶細價昂楚茶價賤故原人多食楚茶

物產　穀則黍谿田通志飯黍酒黍兩種酒黍黏飯黍不黏種類有紫蓋黍有罩籬糜有鵓鴿卵有牛尾串其黑者曰秠曰秬其黏者釀酒關東所謂黃米酒不黏者炊飯關西所謂黃米飯也稷谿田通志其名有竹葉青有牛尾黃有紫稈禾有棒杵穗有櫟花穀有狼尾有驢尾黏者曰秫秫有紅貓蹄有白貓蹄有豬矢黑有老來變有隔溝拖黏者釀酒不黏者炊飯關西所謂粟米小米穀米者皆是粱詩維糜維芑集傳糜赤粱芑白粱通志青者爲青粱白者形如芝麻亦曰芝麻粱赤粱虋也黃粱穗大毛長謂之竹根黃大小麥及各豆與他邑多同而雁陂豐原小麥稱之獨重蓋其土性然也果惟榅桲櫻桃葡萄木瓜樝棃園林有之舊志謂張村之桃豆村之柿爲絕佳蔬則韭菘即白菜

尤勝於諸處藥有蒼朮遠志柴胡香附益母牛蒡子豨薟木賊枸杞地骨皮餘亦隨在不乏也而茵陳相傳出邑南郭睡佛寺者良木之佳者松桐柏竹椿柳楸槐白楊最盛予謂河北沿渠尤宜桑然人不飼蠶失繭絲利亦無導之者耳花種甚繁黃桂蠟梅玉蘭紫藤絲毬丁香夜合辛夷牡丹芍藥木槿蓮亦多園植然多娛目玩好獨棉有用亦開花東南鄉種之不能廣他處則全無故紡織者少老農或言非土宜然耶罌粟自來少種者近厲禁遂絕矣鳥獸鴈燕烏鵲黃鸝雀鴉鶉鴿爉嘴啄木鷹鸇鳶俗呼餓老鴟鴞一名鵩俗呼訓狐鴟鵝狠貒狐兔鼠田鼠貓外皆恆畜鱗介如鯉鰻蠏蚌之屬間有之顧獨無特產書之以見不貴異物耳其不書者不暇書也貨惟棉花布紙線席酒而已晨漉午飲名曰時酒春又有棃花酒而前志載絲紅花綾絹手帕蜜今已無市有鬻者皆販

自他省郡不詳列

天地生物莫不有用於人人之所以用物惟使之各盡其性此中庸至誠之功用陸稼書云孔子言學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欲其廣見聞資談說已耶夫亦民生日用之物有天下國家者所當裁成輔相學士不可不知者爾世多鋪張奇異以爲鄉土重往往非實徇或按籍以責貢獻反無以應至有貽累閭閻害不勝言者矣若夫龔渤海令民種葱韭畜雞彘張崇陽拔茶植桑而麥穗兩歧蝗不入境循良政績至感物類後之君子於凋殘頹敝之秋而欲庶物繁殖惠化翔洽非修德施仁烏能至此哉

三原縣新志卷之三終